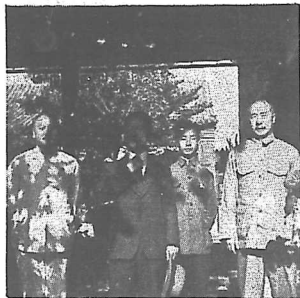


歡迎請京赴大東



東大北京 國語研究所

在濟南韓主席接見代表



出發前送悲演哭遮了界
發前送悲演哭遮了界

請願團走進東站

目錄

1. 代序
2. 東北大學護校赴京請願團告各界人士書
3. 赴京請願團報告書
4. 先遣隊員報告書
5. 南下歸來告社會人士書
6. 另外一章
7. 爲要求教育部實踐柳泉諾言告社會人士書
8. 附錄——由東北大學問題說到一切的東北問題
9. 附錄——東北大學學生家族聯合後援會赴京請願宣言

代序

正如她的名字所顯示的一樣：「東北大學」原是設在「東北」！

正如東北的大野有着遼闊的土地，不盡的寶藏，東北大學原也有着堂皇的校舍，完美的設備；萬千青年出入於此「最高學府」之門，也曾有他們無憂無慮的歲月和「埋頭讀書」的幸運。東北健兒，奪「錦標」於全運會場，會贏得多少熱烈的掌聲和轟動全國的讚美詞喲！那時，那時，中央大員的幾次光臨東北，也都幾次屈駕東大，翹起大姆指，獻出光榮的頌詞！

然而這一切，一切，都隨着「九一八」的砲火逝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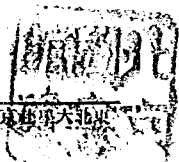
正如整個東北的命運，東北大學也成了日寇鐵蹄下的廢墟！

隨着東北同胞的遭受屠殺，開始流亡，東北大學的師生也在敵騎追蹙下，逃亡奔命了！

然而，然而，也正如東北同胞不甘東北滅亡，迅速的開始了英勇的抗爭一樣，東北大學的師生，不甘東大滅亡，迅速地在北平復校，肩起了收復東北的重任！

東北大學的存在，就是這麼一個血淚豐碑，悲痛的紀念！

幾年來，東大師生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苦心，使得東大一天天地走上穩定，發展的途徑。然而，這又絕不是什麼「封建思想」和「地域觀念」！東大師生，所以努力於東大的恢復，發展，無非是爲了歷史所加於他門身上的特殊使命——在抗日戰爭中作前鋒。擲頭顱開進軍的血路的，該是他們！



東北大學圖書館

228498

東北未復，東北以外的國土又是幾百里的喪失了，屠刀鐵蹄下的東北三千萬同胞未救，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告垂危了！幾年來東大師生內心里熬煎的隱痛，暗夜裏潛流的眼淚，那祇有自家知道罷了！

一二·九救亡運動爆發，東大師生會有着光榮的努力，那該不是無因的，那也該是全國同胞引為安慰的罷！

可是雙十二事件爆發了。

這時，東大師生因為張漢卿先生與東大有着密切關係——他是東大的校長——處境非常困難；爲了避免國人的誤會，爲了避免東大的牽入政治旋渦，所以東大師生對於雙十二事件，態度非常慎重，始終是守着沈默！而在張先生伴送領袖回京的時候，大家都不禁爲了國內的和平而慶祝！

可是，不幸：東大師生見諒於全國大眾，獨不見諒於同是流亡的東北的野心家臧啓芳個人！

在領袖回京，西安事件和平解決的時候，臧啓芳突然跳出來作了「剪徑英雄」，「乘火打劫」，對東北大學來了個「武力接收」——僱用流氓，對同學作致命的襲擊！到處瘋狂的野犬似的追躡，毆打，淋淋的鮮血，洒滿了課堂，飯堂。

當然，同學們是不會爲這種野蠻的舉動所屈服的。臧啓芳的「武力接收



沈黙遊行，強大壯健的隊伍在進行中

「終於爲同學們拒絕了。」

可是臧氏於狼狽之餘，野心尤未遽死，於是開始了更卑劣的手段。他率領着行兇的爪牙，跑到河南大學，掛起「國

立東北大學駐汴辦事處」的招牌，進行其欺騙收買的政策。一方面以每名五十元，三十元，十七八元國幣作收買的代價，一方面又以畢業得「國立大學」證書作欺騙號召。可是結果被收買欺騙的加上他的行兇爪牙還不滿百。於是，更進而利誘原非東大的同學以濫竿充數——這樣戚氏才得以二百零向政府，向教部作欺騙，說是「東大全體歸心」！其實「袖裡乾坤」，也只有鬼曉得，只有戚啓芳自己曉得！

然而不會想：教部竟真的爲戚啓芳所欺騙了！首先是斷絕了東大的經費，陷東大師生於絕食待斃之境。此後兩月復發表改東大爲國立，遷往河南，西安的命令，以完成戚啓芳的野心陰謀！

可是，爲了保存東大的特殊使命，爲了保持東大的歷史意義，爲了紀念東北四省的淪亡，爲了完成三千萬東北父老的期望，我們東大師生是不能讓野心家戚啓芳來蹂躪東大的。爲了收復失地的重任，我們更不能退出國防最前線的北平——因爲無論是去河南，去西安，那都是越走越離東北遠了。到那里去，莫要說招收東北來學的青年有多少不便，就是在將來復土還鄉的時候，也要走多少冤枉的路！

我們沒有堪察加！

東北才是我們永久的家！

可惜，我們的真理都給戚啓芳的欺騙遮斷了！我們的真情，沒法達到政府，沒法達到教部！

在戚啓芳的欺騙下，教部遽然斷絕了東大的經費；在教部的經費封鎖下，我們東大師生艱苦掙扎了數月，終至於最後的一粒米也沒有了。

「赴京請願吧！」

東大師生不得不一致的喊出這最後的吼聲！

戚啓芳的一手遮天，終掩不了天下人的耳目！

悲壯的大會，由於血淚的誓言，變成了長蛇陣——這長蛇陣蠕蠕着向南京進發了！

一九三七，五月

東北大學護校赴京請願團告各界人士書

——爲保持東大特殊使命及歷史意義——

親愛的同胞們：

東北大學的存在，在全民族是一個悲痛的紀念，在我們東北人民更是一個「臥薪嚐胆」的集團。

五年來我們身負着亡省喪家的創痛，隱忍着吞聲飲泣的生活，爲東大的存在而奮鬥，無非是爲了故土的收復與中華民族的解放——完成東大的特殊使命。五年來政府的撥款支持是爲此，五年來東北父老殷切的希望，血淚的叮嚀也是爲此。五年來我們艱苦掙扎也早已爲全國同胞所習知了。

然而不幸！自西安事變發生，初期有賊倭芳之武力接收，演出流血慘劇；接收不成，則聚賭開封，以「東大辦事處」之名義別立門戶。分化摧殘，言之痛心。繼則有張校長之幽囚，教部經費停發，釜底抽薪，陷東大於斷炊待斃的絕境。此後數月，雖賴師長父老之維持，總還未致八百同學成爲饑殍，可是瞻望前途，實不知涕泣之何從了！而最近師長已告力竭，愛莫能助。望家山遯遯，啼血哀駭，我們只有痛陳事實於全國同胞之前，懇乞給予同情與援助。

八百青年的餓死原不足惜，可是八百青年原是三千萬東北父老兄弟的希望所寄，即或我們自己清甘滅亡，三千萬東北同胞是不允許我們滅亡的，四萬萬全國同胞也是不允許我們滅亡的！

我們要生活，我們要東大存在；我們要不避艱苦的跋涉，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爲保持東大的存在，爲保持東大的特殊使命而奮鬥。

我們的要求是：

一：要求張學良繼續長校——東北大學爲張學良先生所手創。九一八後遷來北平，先生更親長東大以領導東北青年。這中間雖因西安事變，先生一度失却自由，對東大校政勢難親自處理，可是現在國府已明令特赦，且恢復公權，張先生自應續長東大。

二：統一東大，集中於北平——東大原爲整個集團，並無「開封東大辦事處」之分門別戶。可是自從咸啟芳氏乘火打劫，一部同學被騙去開封，最近且有運往西北，歸併西北大學之傳說，東北之與西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分裂東大且想取消東大，其用心在那里，不問可知。我們現在要求政府明令取消開封「東大辦事處」，東大同學在國防的最前線——北平集中起來，團結起來。

三：恢復政府對東大補助費——政府對東大補助費之停發是起自西安事變。清在政府的用意彷彿是對東北人的一種普遍的懲罰。這種表現的是否我們姑且不論，現在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政府當不應對實未參加事變之東北青年反有所偏執，固意陷東北青年流離失所。而況對東大之補助費原已打入國家預算，我們東大同學有權利向政府要求發給！

同胞們，爲了這幾點要求，現在我們向南京進發了。我們希望此行能達到我們的要求，我們更希望全國同胞給我們同情的援助！

一——要求政府保存東大特殊使命及歷史性！

二——要求政府恢復張學良校長自由，實際長校！

三——請求各界人士援助東大！

四——要求政府收回東大西遷成命！

五——要求政府恢復東大補助費！

六——統一東大，集中北平！

七——打倒破壞東大的咸啟芳！

八——東北大學萬歲！

東北大學護校赴京請願團報告書

一 前 言

東北大學從北陵搬到北平來，這不僅是象徵東北四省的亡，更表示出牠臥薪嚐胆，準備「披甲還鄉」的決心！惟其如此，所以他和國內其他各大學，在本質上是多少有些不同的地方；他不僅是要培植一般的，有利於國家民族的鴻儒學士，更要培植出淪亡東北三千萬父老喪夜所期望的「復土還鄉」，「打回老家去」的戰士來。東北大學的特殊，就是在此，東北大學存在的真意義，更是在此。

五年來東大同學，身負着亡省喪家的創痛，隱忍着吞聲飲泣的生活，爲東大存在而奮鬥，也就是這個緣故。

然而霹靂一聲西安事變爆發了，東北大學也竟隨着遭到了厄運！初則由臧啓芳的不法接收，而演出流血慘劇；繼則因教部停撥經費，又陷東大於斷炊待斃的境地！

數月來，雖賴諸位師長父老的維持，得使我數百同學未成餓殍，然而到現在已是山窮水盡：我們爲生活，爲讀書，爲東大的存在，不得不忍着饑寒，拭乾眼淚，痛下決心去向社會人士呼籲，向教部做最後一次的請求！

這次南下請願偉大的行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二 出發前後

十七日的下午兩點鐘——一九三七年的五月裡，東南兩校同學齊集在北校禮堂裏的時候，那是怎樣令人悲痛，興奮

，和熱情的一個場面呀！當主席報告東大目前狀況終了，緊接着提出代表會「全體同學赴京請願」的提案時，火山爆發一樣的發出一致的「復讀」怒吼！主席沒有高興的表情，眼睛反倒濕潤潤的。議案通過後，又經過幾番討論和考慮，最後才決定了三項最低的中心要求：

一、要求張學良校長實際長校；

二、要求政府恢復東大補助費（每月二萬五千元）；

三、維護東大完整，校址在平。

經過了整夜的籌備，十八日正午又召開了一次臨時全體大會。主席哭喪着臉，聲嘶氣竭的高呼着：「諸位！（這是他用慣了的）這次我們是去求生，我們沒有了家，任何地方都是我們的家，我們死在北平，還不如死到南京！諸位！！（聲音更高了些）一定要遵守團體的紀律啊！要鎮靜，要含忍，要抱着海枯石爛的決心，不達目的，絕不止休！」

「絕不止休！」聲音從每個角落裡喊出來，他哭了，大家也哭了，哭得非常的痛。他向同學跪下，他磕着響頭，同學也都立起來，低下頭，向他鞠躬。淚！從每個人的臉流下來。

沉重的氣氛，壓住了整個會場，壓住了所有人的心！

午後二時，全體同學和一部職員，工友們，共同四百多人，分了三個大隊，高舉起象徵失去了的土地的「東北大學護校赴京請願團」的黑白旗幟，懷着欲哭無淚的沉痛心情，緩默的順着大街，頂着炙人的太陽，開始從北校徒步向前門車站進發了。

走到南長街口的時候，忽然馳來數十警車，勸阻我們前進。但是等到我們詳細解釋以後，他們很感動的要求我們分隊前進，同時他們也退回去。我們接受了，因為我們不願因此而耽誤了去車站的時間。

三 車站上

1. 歡送會

平穩通車早已靜靜的躺在月台旁邊，等候着出發，但是因爲距離開車尚有一個半鐘頭，所以裡面還是空空的。我們遵照着總指揮的命令，又結成了一條長的蛇，坐在月台上靜候着交涉車輛的成功。這時早已有三五成羣的歡送者降臨了，他們有的是東北同鄉，有的是各校各救亡團體的代表。

開車的時間快到了，交涉還沒有結果，我們爲了貫徹目的和表示決心，不得不先行登車，忍着焦急的烈火，耐心地等待着。

歡送的越來越多了，最使人難過的是白髮蒼蒼的父老們，眼擦着淚，手扶着車窗，帶着安慰和鼓勵的口吻：「珍重吧！孩子們。政府不會不管你們的呀！」

親愛的父老們！我們也在想：「政府不會不管我們的吧？」

「媽拉八子的，拚啦！反正東北人到哪兒也沒飯吃！幹吧！不成還有我們呢！」幾位難民同鄉敞開喉嚨向我們狂喊。我們哭嗎？不，我們只有痛憤啊！我們從東北跑到關裡來，爲的是什麼？我們渴望着的是祖國的援助啊！……：

接收，破壞，分化，摧殘；最後更不惜以『經濟封鎖』，加到我們這羣赤手空拳，丟掉家鄉的可憐孩子們的身上！親愛的同胞們！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

車交涉得好像絕了望，大家除早晨喝了一口稀粥，直到現在還空着肚子，雖然有悲憤之火襯托着，還不感到餓，但

都已太疲倦了。

送的人太多了，月台上幾乎站不下。我們趁着這個機會開始散放護校宣言，並向他們詳細報告我們此次南下請願的意義和要求，請他們在後方給予有力的援助。他們開始爲我們舉行了一個歡送大會，當場并通過「東大護校後援會」的組織；舉出負責人後，即開始給我們募捐，因爲知道我們已經一天沒吃飯了。參加後援會的團體單位一共有四十二個，一會兒就募了八十多塊錢。并給我們採辦了好些面包，燒餅，饅頭和鹹菜。我們有飯吃了！噙着堅硬的饅頭，嚼着大鹹菜，每個人都苦笑着，但又忍不住流出感激的淚來。

這時各報社的記者，也都趕到了，我們開始與他們取得了聯系。

2. 枕軌記

爲了恐怕機車偷着拖走，起首就有一部同學坐在車前鐵軌上監守着。可是當我們全體集合領取食物的當兒，車門忽然都被在暗中鎖上，車頭也突然的開動了。這是令我們如何氣憤和焦急啊！大家一窩蜂似的，丟棄了饅頭和鹹菜，拚命的跑上去，跳下月台，橫臥在鐵軌上，才打破這一僵局。每個人的臉上也同時浮出了勝利的笑！這時天已淋淋的落起雨來，濕透了每個人的衣服，濕透了每個人的心！但我們臥軌沒有動，就這樣一班一班的交換着，一直到十九日下午五時車真的向天津馳去了的時候。

3. 「五一八」之夜

夜來了！歡送的人們也漸漸的歸去。雨仍是濛濛的淋着，敲碎了每個人的心！

月台上，仍然徘徊着四五十個不肯歸去的歡送者，任憑我們怎樣的苦勸，總是：「諸位比我們更苦，在這裡留一夜

，是應該的！上帝！我們心是太不安了。直等到全體同學都被感動得淚下如雨的時候，他們才拭着眼淚，道了一聲「晚安」才悵悵的歸去，時間已是子夜了。

夜陰沉得可怕，聽不到什麼聲音，就是偶然從某個角落裡飛出幾聲哈欠，也很快的逝去。大家在鐵軌上，在月台上，枕着倚着，雖然是疲勞了，困倦了，但是焦急與興奮的情緒，迫得每個人都圓睜着大眼，沉默地凝望着遠方。深夜了，空氣更顯得窒息，就是偶然的哈欠也聽不到了；但是代表團和各部工作人員們，還在不分晝夜地籌劃着明天的事情！

4. 五元紙幣

十九日早七時五十分南下的平浦通車，在代表團的決議下，又被我們佔領了。因為任何可能到南京去的機會，我們是都不能放過的。

雨仍是沒有停，天氣也轉寒了。枕臥在鐵軌上的同學們，却並未顯得一點壓縮，他們如同正欲藉助這涼爽的細雨，來調劑心頭增長着的怒火一樣。

快正午了，成行的消息仍很渺茫，大家焦急得如同熱鍋裡的螞蟻，然而交涉還是沒有什麼希望。不過這時路局方面的態度倒好轉了，陳覺生局長並備辦大批食物慰問我們。歡送者又漸漸的多起來，採訪記者也穿梭似的，開始活躍起來。最使我們興奮的，是新從上海飛來的密勒氏評論報總編輯鮑惠爾先生，和美國名記者施諾氏；以及中國呼聲的總編輯，駐平哈瓦斯社，泰晤士報記者，新到北平的世界聞名的美國某女記者等，都先後趕到，并有自動捐款者。

我們準備下的五種宣言——告各界人士書，快郵代電，告東北同鄉書，告全國同學書，告東北軍將士書——現在已

！心的樣鋼，軌鐵的冷冰



經不足用，臨時打開油印機，開始印刷各種情報，做爲對內對外的宣傳。

那是使我們永遠不會忘掉的：當早晨九點平滬通車將開的時候，一位不知名的旅客，從車窗裏拋出一張五元的紙幣，並伴同一張草紙，上面潦草的寫着：

「頃閱貴宣言書，凡有血氣者，無不痛心泣淚，茲在貴團壯舉之途，謹獻茶資些許，以解旅途苦困，薄意厚情，尚祈納收爲荷。東北亡省一份子。」

等我們趕去致謝時，車已遠遠的馳去了。更有一位是特從香山療養院趕來的，她竟將住院的一部存款——五十塊錢，捐助我們做路費，並且淒楚的說：「我的病雖然很重，但是諸君的工作，諸君的飢寒，是比我個人醫病還重要的多！」她眼睛濕了，不能再說下去。悲痛之極已咬傷了我們的心，噬傷了我們的口！對於這些關切和熱情，我們只有暗暗的落淚，深深的敬謝！想到祖國的人們尙未忘掉他失去土地上的兒女，「中國不亡」，「中華民族不會永遠做奴隸」的信心，又得到了無限的增援！

5. 馬代表

雨漸漸地停了，但空氣仍是特別悶燥。站長由於局長的命令，又送來好些食物，並且說道：「陳局長已派馬秘書由天津趕來慰問你們，對車輛事當亦有解決的辦法，請大家不要着急。」每個人的臉上都掠出一道紅光，窒息沉悶的空氣也立刻展開了。

三點了，大家懷着充滿了希望和憂慮的心情，整齊的排列在車的旁邊，恭誠敬候着馬代表的光臨。

在掌聲中馬代表到來了，他首先陳述路局方面的困難，要求我們即刻離站返校。主席王君咽嚥着嗓子（底確他是太累了）開始向他陳述我們的苦衷，並堅決的重新申明我們的心志；每句話，每個字都是血與淚的結晶，血與淚的流溢。當全體

同學，全體歡送者，甚至路警，憲兵，以及旁觀的人們，也都被感動得流下淚來的時候，馬代表也緘默地低下頭，退出了站台。「走並沒有絕望」，主席淒然的向大家說。「但我們要抑制住情感啊！我們有堅強的意志和精神，要用我們的意志和精神，去爭取我們的勝利啊！」主席太辛勞了，大家不自禁的又滴出幾點淚來！

6. 車動了，「我們要打回老家去」！

交涉代表回來了，據說開車已有了望，因為路局表示，南京久無覆電，實在沒辦法，只好將大家送上津浦線上，由南京直接來處理。「忙」又燃遍了整個的團體，大家都從新整理起東西來，準備這一新的生命開始。代表團也集商了一下：「只要能够走，中途的堅難困苦，我們是有力量來克服的！」

機車掛上了，起行已成事實，大家的心，反倒感到了異樣辛酸，總想要痛哭一陣才好！

『！貝寶的母父是不誰，母父有沒誰』

月台上的歡送者，結成了一個千餘人的團。開車前半小時的光景，他們——各團體，各學校的代表，分別向我們致詞：安慰！鼓勵！像對待走上戰場的戰士一樣。

數百東北難民同鄉，手裡高舉着紅綠旗子，時時在激烈的掌聲中，躍出血淚的怒吼：「我們要打回老家去啊！」「打回老家去！」各處跟着沸騰起來。

「東大同學，努力呀！勝利是從鬥爭裏得來的啊！」

「我們決不會辜負你們熱誠的歡送；更不會使你們和東北父老們失望，我們四百多個人，已經鑄成一塊鐵，我們必

以最大決心和力量，爭取此行的成功……。」我們的喉嚨雖然已經不能再吼叫了，但我們的心還能這樣堅強的默誓着。

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手裏拿着一個殘破了的小旗，在人群裡淒厲的尖叫起來：「誰沒有父母，誰不是父母的寶貝！然而我們看不到父母，我們的父母又多來想念他們的寶貝，可是他們盼望六年了，眼睛都瞎了！我們要回家！要回家……。」月台上，車廂裡一齊爆發出悲慟的哭聲，「誓死維護東大！」「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哭泣的碧波裏升騰起來。

車動了，一片浩浩無盡的動亂的人頭，顛狂的旗幟，以及嘈雜的哭喊聲攪成一團，我們再也不能辨認了。

四 在天津

當車從北平開出時，我們就計劃將這一次征途，分爲四個段落：由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到濟南，由濟南到蚌埠，由蚌埠到南京。在每一段的終點，至少要停留一宿，以便辦理添購食物，出發聯絡，散放宣傳品和聘請醫生等事。所以從天津起身，指揮部即選派幾個同學——多數是工學院的，到機車上陪伴機師。每到預定休息的車站，即指派一小隊同學崗列在火車頭的前面，監視行動。誠如主席所說：「火車是我們的家，必需守住了車輛，掌管了火車頭，不得已時，我們自己來開車！」——實在，這時火車的行動，幾乎已完全由我們來支配了。

車是晚九點到的天津，當剛離開進總站的時候，遠遠即看到站台上佈滿警憲，空氣頗爲緊迫。我們開始擔心車是否還能前進，以及可能發生的阻碍；所幸同學均能嚴守紀律，糾查隊忠於職守，致秩序井然。

因爲事先已派有先遣員到天津來聯絡，同時北平市學聯亦電知津浦沿線各市學聯，所以在十一時左右，天津市學聯代表，南開，北洋等校和其他團體的代表十幾位即前來慰問，並告知津市全體同學和其他各界，已決定明早携慰勞品到

站歡送。

工作開始了。交際部分別到市內謁見地方當局和東北元老報告，並請求援助；宣傳部開始散放護校宣言，向各方郵遞情報；文書部拍電報寫呈文，與前後兩方設法聯系；總務部開始備辦食物和應用物品；各部工作都加緊起來，每個人也都興緻勃勃的，準備明日參加盛大的歡送會。然而由於環境不便，再加上路局的催迫，使我們不能再停留下去。我們爲了省掉麻煩，和自身的安全，在午夜一時半，代表團遂發下繼續南下的命令！

天津市的朋友們啊！時間是太倉促了，已來不及再向你們告別，更有何法能不讓你們明晨白白的空跑一趟呢？我們只有在這裡，向你們深深的致謝吧！

五 在濟南

1. 「不要怕，我們只有幹！」

車離天津因爲太倉促了，所以去濟南的先遣員，未得出發，電報也未能拍出去；好在預計到濟南是白天，到德州還趕得及去拍電報。

車走得太慢了，直到二十日下午五點鐘，才到達濟南。根據原有的計劃，交際部向路局交涉暫行停車，開始他們不允，後來因爲事實上沒辦法，也只好不再追了。

車剛一進站，就有濟市學聯和齊魯等校代表十餘人湧上車來，向我們慰問，並報告一些濟南情形，指示我們工作方向，在濟南我們能够得到良好成績，他們實在爲力不少。這時濟市各大報社記者也都趕到採訪消息。

晚上八點鐘，我們在車上正式招待濟市新開記者，所有各大報社差不多都到了。他們聽到我們較詳細的報告後，都很感動的宣稱願盡最大的力量去幫忙；某報記者並諄諄慰問，勉勵我們奮鬥到底！

同時濟南市同學，已陸續集有六七百人，大家就在月台上，頂着閃耀的星月，開了一個露天歡送大會。這次大會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頭，都烙下一樑深刻的記痕。四五位同鄉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贈言，濟市一位同學激厲的發語：「東北不只是東北人的東北，東北是我們山東人的東北，是全中國人的東北！……」字字利劍一般地刺入我們滿佈創傷的心頭，我們實在抑制不住奔放的情感了，不得不又滴出我們不願滴落了的眼淚來。

當大家哭號到最悲傷的時候，一位十三四歲的山東小朋友，穿著一身童子軍制服，從隊伍裡走出來，搖搖着有力的雙臂：

「諸位！不要哭；不要怕；我們只有幹！東北大學同學請願不成功，讓我們濟南全市同學來援助他們，全國同學來援助他們！不要哭，不要怕，我們只有幹！」

是的，我們只有幹！大家接受這位小朋友的勸告，而揩乾了淚水。代替嗚咽的哭聲的是悲壯的「打回老家去」的合唱！散會的時候，濟南市同學當場成立了「濟南同學東大後援會」，東北同鄉也當場成立了「東北旅濟同鄉東大後援會」

2. 我們是永遠不會忘掉它的！

車剛到濟南，就派代表去謁見韓主席與任市長。當時任市長已早在車站上等候着我們，聽說我們代表已到市府去了，又急忙的趕回去。韓主席因為當天有筵會，遂選我們第二天去會見，並由任市長轉交給我們一千塊錢，說是捐助我們在路上用的。

濟南全市好像都衝動起來。各校都開始為我們募捐，雖然只有半日的時光，竟募得二百多元。各校代表都跑到車站

上來，邀我們去校中講話，一時十幾位擔任宣傳，交際的同學，竟感到不敷分配了。我們在每個學校裡，無論師長和同學，莫不予以極大的同情；我們坦白的態度，純正的要求，博得他們無限的贊許和援助。偉大親愛的濟南，我們是永遠不會忘掉它的！

由於飲食的不適宜，和睡眠的不充份，許多體質較弱的同學都病了；有的竟昏迷得失去知覺。我們從北平帶來的那一點可憐的藥品，已陷于供不應求的境地。負責救護的同學，爲了防備路上的急需，又特派人到街上去購置；並聘來一位義務醫生同兩位助手，爲害病同學診治，這種對於流亡青年的熱誠援助，這樣見義勇爲的偉大精神，簡直使我們這羣孩子找不出適當的字句來形容我們感激的心情。

接到北平第一封電報，知道後方家族請願團即將繼續南下。我們的心更加緊張而堅強了，我們的勇氣加倍擴張起來！我們對於所負使命的重大，又有了一層新的了解：這不僅止關係東大自身的存亡，還關係着整個在失掉土地上掙扎的父兄和流亡在祖國內的東北同胞的生與死！再進一步說：攸關着中華民族解放的前途，也許不是誇大的罷！誰都承認：我們是「復土還鄉」的先鋒隊伍！

爲了要在白天過徐州抵蚌埠，代表團所以決定了晚七時動身。

這時，教部已有電到濟南，要我們馬上南下入京。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都閃出快樂的光彩，願海裡浮出一幕欣慰的幻影；同時也不自覺的憧憬起可能的前途，和不幸事端的發生，但因爲：

「孩子！政府不會不管你們的啊！」

「勝利是從鬥爭裡得來的啊！」的信心而征服了它！

七點了，濟南市同學們，同鄉們，以及各界團體的代表們，早已手執着紅綠的旗幟，集聚在月台上。在汽笛一聲長

鳴裡，在他們熱烈的掌聲和呼喊聲中，我們對這曾經給予我們極大友愛的城市，道了一聲「再見」而離去了！

六 由濟南到柳泉

我們離開濟南是在五月二十一號晚間。昨夜月下千人的歡送大會，血和淚的交流，慘痛而悲壯的「打回老家去」的合唱；以及今晚送別行列的叮嚀與怒吼，各色各樣的旗幟，各種面頰上同一的同情的淚珠，……仍然頑固地盤環在這幾百流亡青年的腦際。幾天來的血淚的呼號，使我們每個人都幾乎有些變成神經質的了。五年多了，我們被迫著離開了故鄉的廣闊的天空和大地，忍辱地躲在故鄉的一個角落裡過着慘痛的生活，雖然是在祖國的懷抱裡，但我們却很少很少感受到光和熱；無怪乎這幾天來，每逢見到偉大的同情的手向我們伸過來時，我們便會感動得淚下如雨了。但我們這決不是弱者的卑賤的淚水，我們的哭聲中却夾着怒吼，那淚水便是鬥爭的白熱的火花……

火車出濟南不遠，在車的左邊山下閃出一片廣闊的灰色兵營，整齊的營房襯托着深綠的樹，樹下廣場上，一隊待手的兵士在晚操。對着這些樸素的負有捍衛國土的重任的武裝同志，使我們這羣無家可歸的青年頓時興起無限的感想及敬意。

夜色漸漸的深了。美好的月光偶爾細碎的從玻璃窗上偷射進來，照在車廂裡這羣流亡者的菜色的臉上。幾天來臥軌的折磨，旅途的風塵，精神的過度的緊張，使我們原來就不太豐滿的面容是益發消瘦了。我們胡亂地躺臥在坐凳上，車廂上面放零碎東西的托板上，有的實在撈不着位置則爬在凳子底下的車地板上，甚至有的人則就坐在自己位置上，將兩手放在窗框上做枕頭，便紛紛埋頭睡去。只消片刻的工夫便鼾聲四起了，隨着車行的波浪在震盪……

我們從校裡出發時，除了隨身穿着的單衣以外，很少帶出來什麼東西，我們實在也已沒有什麼可帶的了。夜裡的冷

氣，以及被火車所鼓動起來的寒風，時常從車縫裡襲來，把我們從歸家的夢境中刺醒；不過只消呆了不多一會，我們便又會重新睡去，因為我們知道，在太陽出來的明天，我們將有更多的工作要作，此時的體力的恢復，乃是必要的呢。

這時的一等包房裡的世界則又不同了。這是我們請願團行動委員會的辦公室。在這一等車廂的包房裡，分別地住着六位先生：「戴先生」，「鍾先生」，「宣先生」，「焦先生」，「文先生」，「祖先生」。這六位先生的大號便是「代表團」，「總務部」，「宣傳部」，「交際部」，「文書部」，「組織部」。我們所以要把牠們都換了個同音的姓，在包房門的卡片上變成了「先生」的緣因，不過是爲了旅途上的種種方便吧了。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次悲壯的行動雖然已經引起了全國有正義感的人們的偉大的同情，但同時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偉大的忌恨；半年以來，我們這羣流亡者就是時時在這同情與忌恨交鬥當中得以苟活的啊！

這時，在每間平常只容一人的包房裡，至少有六七個以上的青年在聚集着，他們幾乎是頭碰着頭的聚在一起，沒有地方坐的便開始蹲了下來。小屋裡飛滿着烟的霧，人們的聚精會神的眼睛正像燃燒着的烟捲頭。他們在檢討着今天，更在計劃着明天……要怎樣做才不致辜負全體同學的重託？團體的紀律應該怎樣使之更加完善起來？到南京謁見當局及教育部時應用什麼方法完全全地陳述出來我們請願的苦衷以獲得高貴的諒解？旅途中同學飲食的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得病的同學應該怎樣加以救護？應該怎樣擴大我們此次請願的影響獲得各方更加廣大的同情及援助？……

這一切一切都迫切地需要他們一一加以詳細的合理的解決；外面夜空中裡車輪的動盪聲他們是聽不見的，疲乏更似乎與他們絕了緣。

廿二日的朝陽從東方漸漸升起時，我們的號手照例地奏着愉快的調子在歡迎牠；同時也喚醒了車廂裡的世界。這時火車已經將我們帶到山東南半部。晨曦中，青青麥田裡活動着三三五五鋤地的農夫。阡陌間的人行道上，時有推着獨輪

車的苦力走過，後面跟着羸弱的女人，懷中抱着如兒。空曠的田野，粗野的風景線，寬輪的大車，在在都足以使我們這羣流亡者聯想起我們已經失去了五年的家鄉——雄壯而美麗的東北大野！

我們的早餐照例是饅頭就鹹菜，每人一碗白開水。山東的饅頭是相當別緻的，長圓形，頗似砲彈，我們因稱之爲「國防饅頭」。幾天來，我們坐火車沿着津浦鐵道過了各處的饅頭；這便是我們旅途中唯一的食糧；就是這一點點的糊口之資，也是沿途同情者的賜與！事實上，自從校難發生以來，我們已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每天餓着半個肚子的生活了！……

七 柳泉被圍記

1. 快要到達祖國的搖籃深處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頭上是明好的太陽，微微的風。我們的請願專車邁着憂慮的步子走着山東南面的邊境。車上的人們也是同樣的懷着憂慮。因爲我們知道，我們這就快要邁入江蘇境了；幾個月來，我們東大同學會因護校問題和中央之間發生了小小的誤會與隔膜，雖然我們此行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務是在希冀着用赤子的血和淚沖散了這誤會，融化了這隔膜；但在此時，我們却不禁依然地懷着惴惴的心情。

有的負責同學在整理護校宣傳品了。我們所帶去的「告東北同鄉書」，「告東北軍將士書」都暫時地收理起來；並不是說越往南去便沒有東北流亡者的存在了，担心的是唯恐刺激了誰的眼睛，因此而引起了更加不幸的誤會！

記得當我們由北平出發前，在東站臥軌的那天晚上，一個「友邦」人士出來了，他半嘲笑半輕視地向我們問道：

「你們爲什麼一定要上南京去請願呢？上南京去請願不會得到好的結果的，你們應當上新京去請願！」

第二天，當我們請願大隊仍然守候在前門東站時，另外的一個「友邦」人士出來了，他更進一步地對着站台上的旁觀人恨恨地咒罵道：

「這些亡國的搗亂分子，鐵路局是不會給他們開車的！他們，在帝國的東京，都該殺頭的！」

當時我們憎恨的程度，可說達到極點了！同時我們更憑着做中國人的起碼的常識判斷道，這兩個東西雖然表面上被稱爲我們的「友邦」人士，其實是我們的生死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我們的敵人所高興的，或者希望我們做的，我們當然不做；反之，我們的敵人所討厭或者憎恨的，我們定要非做不可！

此外，我們知道，我們這是上中華民國的南京向我們的政府去請願，並不是「在帝國的東京」！想到這里，我們心境的憂慮便立即烟消雲散了，我們復又感到輕快起來，我們忘却了幾天來旅途上的疲憊，恨不得我們的火車一下子開到南京。

啊，可愛的祖國啊！我們這羣流亡的孩子現在快要到達你搖籃的深處了……

2. 「我們已經等了三天了！」

然而事實却與這剛剛相反！當我們四百多個流亡者懷着孩子似的喜歡幻夢着祖國的搖籃深處的溫暖時，我們的請願專車剛一走入江蘇邊界，就在魯蘇交界的第二站便被武力扣留了！祖國的軍隊，祖國的警察，祖國的憲兵，祖國的護路軍，祖國的便衣隊，祖國的長鎗短砲冷森森的刺刀，……代替了祖國的溫暖的搖籃！……

事實是這樣的：

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我們的火車走出了山東境。入江蘇，第一站是劫園驛。這附近起伏着低低的漫山，由此往南，地勢是漸漸的低下了。忽然，在車的左前方現出一列長長的站台，站台上面牆似的直立着兩列灰藍色軍裝的陸軍

，這後面便是一道長牆和樹木，牆後面的高崗上約有數十黑色的礦工在堆煤。

我們的火車出其不意地向西邊岔道上斜開過去。這使我們驚異的是，在岔道的兩旁就如森林似的佈滿了雄糾糾的武裝士兵，密密麻麻的遮住了人們的視線。黃色的保安隊，淡綠色的憲兵，灰色的護路軍，血色的領章，白晃晃的刺刃，兇惡的發火的眼睛……在這重重的武裝中間更穿梭似的活動着雜色的便衣隊。

這些武裝同志個個都在咬牙切齒，彷彿在候着行刑的武士。又彷彿剛剛舉行過進攻敵人的宣誓典禮，他們在焦灼地期待着上峯的攻擊令，只消一聲「殺啊！」，他們便會潮水似地猛撲過來！……

火車停下了。這時我們才有機會張望一下我們周圍的環境，這可咀咒的東西究竟把我們帶到了什麼地方。

「我們已經等了三天了！」

「三天了！」要不是是一個粗暴的聲音炸彈似的響了過來，我們真疑心我們這是走進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戰場了！可不是麼？這麼多的武裝同志啊！——那車廂兩旁的精美的散兵綫，優秀的武器；還有車廂石面凹地上那一帶長長的戰壕，以及戰壕後面的崇高的碉堡！……

然而事實是最清醒的：「三天了！」我們得感激這粗暴的叱咤，這聲音把我們從白日的夢境裡喚了回來，使我們重新感到我們這不過是在魯蘇的交界地帶，並不是在什麼「打回老家去」的戰場啊！

「三天了！」天啊，原來我們已經深入重圍了！車下面是一片窪草地。車兩旁是密密層層的武裝，車的前面根本沒有路，而且橫着一道土崗，車後面的路軌當車剛開入岔道時即被扒斷。除了這重重的人事的包圍外，這地方則四外都被

『……！了天三了等經已們我』



漫山環繞着，在地利上說，我們這時更好比出了水的魚兒深入盆底，任你怎樣跳躍，連一點聲音都透不出去！……這地方便是柳泉！在這里，在祖國刺刀的監視下，我們這四百多個流亡青年足足被困了兩天一夜！

3. 啊，整個的柳泉快要炸裂了！

車剛一停下時，望着車窗外重重的兇氣凌人的武裝同志，恐懼，憤怒，悲哀，就像三種強烈的病菌，開始在我們的血管裡活動起來。但恐懼究竟是暫時的，當我們發現他們也同樣和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時，憤怒與悲哀却永遠地存在着。我們都是東北的流亡青年，我們都有過由山海關回「滿洲國」的「過關」的經驗：當日本兵的鎗口對準我們的胸膛，向我們嚴加審問時，我們只有憤怒，決沒有絲毫的恐懼與悲哀！

然而今天在柳泉情形却不同了，我們每人的眼眶裡都盈溢着悲憤的淚珠！……

我們自動地把全列車的車窗完全關上了，我們怕看見他們的面孔。但那面孔却依然隔着玻璃時時出現在每扇窗外，用偵察的眼睛注視着車廂裏我們每個人的行動；鵝立在戰壕上面的憲兵則默默地俯窺車中動靜。

爲了敷衍特殊環境起見，列車上下梯板的鐵門被我們關上了，每扇鐵門後面直立着我們的四個英勇的守衛；雖然明知道我們是赤手空拳，但爲了達到請願的目的起見，我們必需守住幾天來用血和淚所爭取來的列車！

代表團的緊急命令發下來了，同學們無事絕對不許亂動，不許隨便說話。頓時間本來是大海裡的蛟龍似的列車便立刻變成了一條死魚！

面對着幾年來共患難的親愛的面孔，我們只能互相報以悽苦的笑。

車兩旁的軍警都顯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他們在焦急地期待着一聲下手的命令。

這時的空氣沈悶得怕人。太陽悄悄地躲入雲層，雷雨前的非人間的岑寂！

啊，整個的柳泉快要炸裂了！

4. 往謁教育部代表

突然，一個少將階級的軍官發下命令來了：

「車子再往南一步也不能走，就在此地解決！現在你們先派兩個代表去見教育部代表！」

現在我們才知道，我們可敬愛的政府當局除了派遣一兩千的武裝軍警前來「保護」我們之外，也派了教育專員來，我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們的代表立即派遣出去了。我們交給他們的任務是：

一，要求立即開車南下；

二，要求撤退包圍的軍警憲；

三，要我們不南下也可以；但必須教育部代表正式代表教育部接受我們的三項要求。

隨着兩位代表之後，更有兩位同學抱着我們的護校宣傳品，（告各界人士書）跳下車去，向包圍我們的軍警憲發放了鋼鐵的鎗口與刺刀的寒光！

那宜首上面塗滿了校難發生以來我們的苦痛，一字一團血，一句一行淚；我們此時仍然在希冀着用赤誠的血和淚感動了

了鋼鐵的鎗口與刺刀的寒光！

教育部代表郭運峰先生就住在車站後面的一個區公所裡。我們的兩位代表被兩個帶盒子炮的憲兵「保護」了去，不多一會兒又被「保護」了回來。

教育部代表對我們的要求答覆道：

「你們往南再走一步也不可能！就要在此解決！現在中國在歐洲正有所接洽，中國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教育部絕

對不允許你們到東京去，以免有碍國際觀瞻！……至於軍警麼，那去保護你們的；因為恐怕別有作用的人加害你們。所以絕對不能撤退！……」

關於我們此次請願的三項主要要求，郭代表的答覆是：

一，張學良是個軍閥，根本不是辦學的人，所以教育部特派學者戚啓芳先生來長東大；二，華北是汗奸地帶，是反動分子，汗奸，軍閥，無恥政客，盤踞地，不適宜於讀書，教育部有見及此，故決心將東大遷出北平，將來其他國立大學亦擬撥他遷；這是教育部的整個計劃；三，東大補助費，早已發放，不過已撥至開封。

可憐我們的兩位代表，當時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下，沒有絲毫駁辯的自由。我們現在要請問整個華北的居民，整個中華國土上面的同胞，我們的華北究竟是不是「汗奸地帶」？我們最高教育機關的堂堂代表，對於若大的華北局而竟這樣的了解不清，含血噴人；又何怪我們最高教育當局對東大問題處置的不當呢？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我們赤子的心情，血淚的懇請，不但沒有獲得絲毫的諒解，現在反倒和華北居民一同被加上了汗奸的頭銜。我們這四百多個都是東北的流亡青年，我們在「滿洲國」暗探的手冊上是以「反滿抗日」出了名的；現在想不到來到祖國的中樞地帶，反倒被目為有汗奸的嫌疑了；究竟是「反滿抗日」呢，還是「汗奸」呢，連我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一個感情極度的同學，聽代表報告完教育部專員的答覆後，幾乎悲憤得昏絕過去，他大喊道，

「怪不得用軍警包圍我們，「華北是汗奸地帶」，原來我們都變成了漢奸了！……」

這位同學的吼聲，強有力地震動了我們每個人的神經，我們當時真想互相抱頭痛哭，可是却沒有淚水。我們知道事實不是哭所能解決得了的。我們必須更堅硬的團結起來，我們必須反抗這種非人的虐待！

5. 「徐州各界」的折衝

這時，一位自稱「徐州各界」代表的人士出來了，他自稱願意以教育部和我們的中間人的地位，出來折衝，不使問題僵化。我們當即派代表下車與之相見。這位先生雖然以「中間人」自居，可是他說話的態度，語氣，以及所持的理由，完全與教育部郭先生相同。

但因為他既以「中間人」自居，表面上我們答辯的自由還有的。當由我們代表提出答辯：

1. (關於校長人選問題) 張學良並非軍閥；這山去談「雙十二」西安事變後，護送領袖返京，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上可以證明。並且因為張先生與東大的特殊關係，與東北人的特殊關係，使他領導東北青年，做抗日復土的先鋒，至爲得人。

2. (關於校址問題) 「華北是漢奸地帶」，這在我們身處國防最前綫北平的人們，却並未感到！我們所切身感到的，乃是華北在國防上所處地位的重要，我們應當怎樣鞏固華北國防，以資進而收復東北！即使退一萬步說，華北果真是「漢奸地帶」，政府既然承認華北是中國的國土，那麼就應該設法使這「漢奸地帶」變成「非漢奸地帶」；在這一點上，文化機關首先即不應該遷出華北！此外，(一)北平是我國目前國防第一綫，我們東北青年有抗日復土決心，決與國防第一綫共存亡。(二)西安與東北相距不止幾千里；北平較近，便於後來東北來學青年。(三)北平是文化中心，可以得到種種求知的便利。

3. (關於經費問題) 東北大學自從馮啓芳氏武力接收未成，造成分裂現象以來，留平學生仍佔大多數(全校共六百餘人，留平四百餘)，可見公理所在，人心所歸。教育部既以愛護東北青年，關心東北教育自命，似不應使此四百餘流亡青年長此飢困流離，甚或變爲餓殍。況且對東大補助費，政府早已列入國家預算之內，在東大問題未圓滿解決前，更

不應停發。

這一番答辯，已使「徐州各界」沒有話說。

但不要忘了我們當時的處境。我們當時是在軍警重重包圍下的柳泉，在我們請願車的前後左右森林似的密佈着成千的軍警。

我們當時是在刺刀尖下說話的啊！

這位「徐州各界」亦真理上既然站不住腳步了，便望了望周圍的軍警，顯出忿怒的神氣，悻悻地說道：

「總之，你們再往南是一步也不能走了！我們對你們客氣，他們（指軍警）對你們可不客氣啊！教育部的命令，就此解決；你們打算讀書，只有上西安！別無話說！」

果然，一個戴眼鏡的在車前呆了好久的中年軍官走過來了，在他的後面跟着幾個威風凜凜的憲兵，他向我們全體同學大聲叫道：

「這是教育部的命令，就此解決！要解決麼，也得解決；不要解決麼，也得解決！」

他的「解決」兩個字音咬得非常乾脆有力，彷彿在對部下發出「解決」敵人的口令。

6. 旗子的怒吼

我們所以不避艱苦的跋涉要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的，乃在希冀着對於重大問題，獲得一個合理合法的回滿解決。現在南京尚未到達，在中途柳泉這地方，竟以武力相逼，希圖用刺刀迫使我們承認「解決」，這無論如何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也不忍於接受。因為我們知道，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東北父老冒着生命的危險遣送子弟入關，不是爲了接受祖國的侮辱與壓迫，而是要我們帶回祖國的援助與力量！

所以，當那位中年軍官嚷叫完『解決』時，我們再度地將軍窗關上了；我們怕敢再度聽見這高貴的威脅！

作爲回答這威脅的，我們在列車窗外用竹竿紛紛扯起請願的旗幟。那幾幅象徵着白山黑水的白地黑字的旗幟，充分地代表着東北三千萬父兄的怒吼，那吼聲隨着津浦路的來往列車飄送到祖國的各地！

(旗1) 東大存在，東北不亡！

(旗2) 國人不忘東北，請維護東大舊觀！

(旗3) 保持東大歷史意義！

(旗4) 發揚東大特殊使命！

旗幟悲憤地獵獵地在車外飄擺，旗幟下面包圍着無數的武裝的軍警。

但包圍不住東北三千萬父兄的呼喊！……

7. 柳泉之夜

天色漸漸的晚了。夜幕從柳泉周圍的小山上拉了下來。一盞煤氣燈在車廂前面窪草地的電杆柱上發出淒慘的白光。燈光下閃動着千百成羣的武裝軍警的雄姿；車廂裡面是幾百個流亡者的飢餓的慘白的臉。這羣流亡者到柳泉這地方後就絕糧了。在晚間的時候，他們更拒絕了『徐州各界』的一筐饅頭。並不是因爲數目太少了，每人只能分到一個；實在因爲在武力壓迫下實在使他們難於下嚥呀！

夜照例是會給人們以恐怖的感覺的。更何況是在刺刀包圍下的一羣手無寸鐵的囚徒。更何況是在一個羣山環繞的南方的生疏小鎮，四方不通一點聲息！這時候，刀光，人影，沙沙的脚步聲，便都是『杯弓蛇影』，足以使人心跳不止！

但恐怖與我們這羣流亡者是無緣的。我們已經見得太多了！雖然我們從沒有像這樣幾百個人共同被困在一個囚車裏，沒有飯吃，沒有水喝（連火車頭專的水在日間也都被他們放了）甚至大小便的自由亦被剝奪；而囚車外面又被無情的野外的夜色籠罩着，在那夜色裏更擺動着寒冷的刀光，鎗砲的震響，野蠻的叱咤；此外，我們隨時有被羔羊似的捉下囚車去的可能……但我們仍是泰然處之。我們留在東北的父老兄弟姊妹不是天天都在和我們今夜似的生活着嗎？我們能以從日本帝國主義的虎口裏逃脫出來，已經是「城後餘生」了！我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假如我們今夜也還有所怕的話，我們怕的是在這四野無聲的深夜的荒僻小鎮上，祖國的刺刀和鎗炮迷失了方向，不去射穿敵人的頭蓋反倒刺進了我們這羣流亡者的胸膛；我們這四百多人的死倒毫不足惜，因我們而削弱了刀鋒，耗費了子彈，（那管是一分刀鋒，一粒子彈，）因而減少了殲敵的力量，那我們豈不變成了民族的罪人？這在我們才是覺得萬分的可怕啊！

在今夜，在柳泉，武力的壓迫使我們這四百多個變成了一個了。自從北平出發後，幾天來我們鋼鐵的紀律到處得到贊頌。今夜我們更增加了每個軍門的崗位，這崗位是通宵的，每兩個鐘頭輪換一次。其餘不值崗的同學，則有的在分班討論當前危機以及應付的方策；有的實在太疲累了，便胡亂地躺在坐位上，把身子彎成糶米似的；甚至爬伏在檯底下車地板上，便紛紛睡去；時時準備着被喚醒去充作光榮的守衛。

雖然是南方的江蘇的初夏夜，但依然很涼。睡着的不時被寒氣刺醒過來，醒着的則更難耐飢餓的侵襲！……

比較起來，車廂外面「保護」我們的軍警算是幸福萬分的了；他們不但飽餐了晚間的「戰飯」，而且流輪值崗，下崗的有溫暖的營房可睡，值崗的則每個人更夜幕似地披上了大衣。

圓圓的月亮從東方升起。俯瞰着柳泉四周在睡眠中的矮山。整個的世界寂靜得怕人。月下的冰冷的刀光彷彿有聲。這月亮照遍了整個的柳泉，也照遍了天下。

在今夜，在此時，在東北，在柳泉，我們不幸的東北人民在同樣的遭難——

月圓圓，

照柳泉，

柳泉被困不得眠，

遙望關東淚漣漣！

一個同學的歌聲在車廂中慢慢興起，接着是一陣低低的合唱。我們連高聲唱歌的自由也沒有了！我們飢渴的喉嚨是沙啞的。

一列津浦道車好像遊龍似的從旁走過，暫時地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在默默地向那列車中的旅人祝禱：希望我們把我們被難的消息傳達到世界。

最後，難耐的痛苦使我們想起了「五月的鮮花」，這才是亡省人的衷心的吐述——唱到——

『失掉了自由更失掉了飯碗，

屈辱地忍受那無情的皮鞭！』

我們又幾乎哭了，然而終於沒有哭！

是的，武力的壓迫是永遠不會使我們落淚的！

8. 天啊，他還把我們當人看嗎？

二十三日的早晨。在軍警憲的嚴密「保護」下，我們居然「平安渡過」了柳泉的一夜。光明的太陽趕走了夜間的黑暗，「保護」我們的隊伍反倒增加了許多。

幾日來旅途上的折磨，昨天到柳泉後更斷絕了食糧，斷絕了飲料，好多同學都病了。沒病的也都兩眼深陷，面色慘白，頗有幾分鬼像。

在早晨約八點鐘時候，我們派出兩個總務部負責人，下車去備辦食糧，爲病人買藥。他們帶着兩個攜着籃子的工友，剛一下車，即被一隊憲兵阻止住了。隨即被帶到一個中年軍官的跟前。

這位中年軍官就是昨天我們到達柳泉不久，對我們嚷道，『要解決麼，也得解決；不要解決麼，也得解決！』的那位。他首先責問我們昨晚爲何拒絕『徐州各界』的餓頭；接着便說他們在車站後面的學校裡已經爲我們預備好了兩間房舍，『飯也有，水也有』，要我們全體同學趕快下車。不然的話，我們自己下車去買東西是絕對不允許的。

我們知道的，這叫做『調虎離山計』！我們用血和淚爭取來的列車，絕對不能輕易離去。我們立即拒絕了下车的命令。

果然，老羞成怒了！我們的兩個總務部負責人馬上被趕回車上來，並且宣佈以後永遠不許下車！

這還不够。軍警們在開始示威了。那位中年軍官並且走近列車前面，兩腿叉開，揮動着拳頭，厲聲地向我們全體同學宣佈道：

『要下車麼，有房子住，有飯吃，有水喝；不下車麼，什麼也沒有！』

威脅！利誘！天啊，他還把我們當人看嗎？！

9. 『同胞們，快救命啊！……』

我們第二次派代表往見教育部專員時，代表剛一走下車門，即被迫回來。第三次雖然勉強通過重圍，但教育部專員對我們所提出的抗辯，質問及要要，絲毫未加置理。

我們的抗議——我們既然是手無寸鐵的學生，並且以正當合法手段向政府請願；對於這種非人的虐待，我們表示完全反對。

我們的質問——是否以囚犯看待我們。如以囚犯看待我們，我們將拒絕任何交涉。如不以囚犯看待我們，我們要求——

1. 撤退軍警憲；
2. 行動自由；
3. 供給水喝；
4. 自由購買食物，藥品。

這時天已快近午了。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一天多了，我們沒有東西吃，沒有水喝，沒有大小便的自由。現在則是我們第一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又如石沉大海，毫無反響。

我們這四百多個年青青的小伙子難道就這樣在軍警包圍下等着死嗎？我們不能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我們即使是死，也要戰鬥而死，死在東北，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屠刀下；就這樣在祖國的土地上不明不白的死去，我們覺得實在太卑下了，也太冤枉了！……

我們當時一致議決了：全體絕食——我們要以四百多人的絕食，促起我們敬愛的當局的反省，爭取開車自由。

當我們絕食的消息傳佈開去後，「保護」我們的軍警便立時益發加多了。從站台的北頭，由鎖裡開來了兩隊全付武裝的陸軍，以跑步的姿式，從車前跑過；從站台的南頭，同樣的開來了兩隊全付武裝的憲兵。這四隊「戰士」在靠近我們請願車南面的窪坎下列成了整齊的長方陣。

左車的周圍一直在「保護」我們的保安隊，憲兵，護路軍，也在奉命集合了，另外列成了隊伍，加入了長方陣。人

數總在二千以上。只留了一部分的人馬仍在「保護」我們。

檢閱式開始了。十來個氣概凌人的軍官詳細地檢查了隊伍後，由一個長統馬靴的軍官出來訓話了，彷彿凱旋歸來的拿破崙。

訓了些什麼呢？讓話人故意把聲音放得很低，在車裡的我們是完全聽不清楚的。這樣伊越發增加了訓話的神秘性！訓過話之後，接着便喊起口號來，彷彿在集體宣誓：森林似的手舉了起來，又放了下去。

我們雖然飢餓得幾乎發昏，可是憑着做中國人的經驗，仍然明白的：這是在示威了！示威的對象呢？當然是手無寸鐵的我們！

這時，恰巧一列平滬通車從旁走過，這大隊英勇的「戰士」們便以急行軍的速度開始退却了，飛快地伏臥在窪坎下的雜草地上，讓面着鐵路的樹叢把他們掩蔽起來。好像在迴避敵人的飛機似的。

事實竟教聰明了我們。這之後，每有列車經過時，我們便打開車窗，從每個車窗裡伸出來許多的飢餓的大嘴，開始呼喊起來——

「同胞們，快救命啊！」

「我們被包圍了！餓了兩天了啊！」

真的，在我們還有一點力氣，喉嚨尚未沙啞以前，我們為什麼不喊呢？我們要藉着上下行的列車，把我們的求救聲傳達到祖國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有正義感的同情我們的人士的耳鼓……

但就是這飢餓的被壓迫的呼喊，也竟遭受到莫大的威脅，威脅不成功時，則走到列車前面向旅客加以宣傳道：

「他們都是搗亂份子，剛吃完餅干就噠！」

我們自從廿二號上午十一點鐘到柳泉到現在，整整一天一夜。在這一天一夜裡，我們不但粒米滴水未進，並且飽受刺力的威脅，非人的虐待，我們同學病的病了，沒病的也在強打精神。幸情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達到了牠的頂點，待到到得下午隨着于主席代表的到來，情勢便漸漸緩和起來，開始有了轉機；不然，那前途真是難以想像的了……

詳細經過，請看下面「柳泉協定」記。

八 「柳泉協定」記

1. 前言

平常我們所謂「協定」，依照中國慣例，彷彿是國與國之間的事。例如「唐沽協定」、「德義協定」等。把我們這次請願的交涉結果也叫做「協定」，似乎不大恰當；因為第一，很顯然的，我們這不是國際交涉；第二，普通慣例，大凡「協定」的成立，不是包含着互相利用，就是某一頭吃虧；我們的交涉結果，當然更不會如此。

我們所以把這次交涉的結果名之為「協定」的，那最主要的用意乃在紀念交涉當時的情景：當時代表政府及教育部方面出頭交涉的大員不下十數位，我們的代表四名，此外更有「中間人」十來位；在中央的千餘軍警憲及我們四百多個同學的參加下，完成了這在東大護校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的柳泉交涉。

我們相信，即使是國際交涉，當事的兩方面所派出的幹員也未必有這麼多吧；這是一。

其次，所謂『協定』，那意義是非常嚴重的；一定包含着當事的兩造互相信賴，互相履行條約的保證。東北大學是教育部的直接隸屬機關，當然互相信賴的；至於談到保證，我們當時雖然沒有正式立下公文，正式簽字（這當然無須乎的）但我們相信，政府的威信，教育部的威信，以及交涉人的偉大人格，便都是最大的保證。

2. 『請他們上車！』

要敘述『協定』，應當先從緩和緊張空氣的轉機寫起。

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大隊的軍警憲示過威以後，不知道是在他們認為任務已經達到了呢，還是根本認為失敗，想要另作他圖；總之是有一部分開始在撤退了。仍然留下從昨天起便開始『保護』我們的千餘軍警憲。

這時從站台南面的土崗上，慢慢地走下來了我們的兩個先遣隊員。他們是預先被派往蚌埠，南京去作聯絡工作的。他們的到來給我們以莫大的興奮。遠遠地望見其中一個的自盔，我們一眼便認出他們來。但他們在走下土崗時便被軍警阻攔住了。費了好多的唇舌，才放他們走上車來，歸了隊伍。

自從到柳泉以來，我們已經完全同世界隔絕了。他們給我們帶來了外面的好多消息，其中最寶貴的一個就是，于孝侯主席已經派了三個代表到柳泉來，大約不久即可到遼。

我們在焦急地期待着。

在三點鐘時，我們派了四個代表下車去歡迎于主席代表。然而又被阻止住了。幾個軍官，以及『徐州各界』代表當時厲聲向我們代表命令道：

『于主席代表來時，讓他們在車下邊同你們談話！』

並且立即強迫他們接受。退一步，既使需要徵求同學意見，也非要在車下面舉行不可。迫於萬不得已，我們的

代表就站在車下面開始徵求了，他的聲音氣憤得有些發抖：

『諸位同學：請把車窗打開（我們的車窗一直在關着的）請注意：』

『毛主席代表來到時，我們還是請他上車同我們談話呢，還是就這樣站在車下邊同我們談話呢？』

『請他們上車！』從不同的車窗裡發出同一的聲音，這聲音好像一聲巨雷，在柳泉四周的山峯上迸出了回聲，整個的柳泉都爲之震動了！

鋼鐵一般的意志，鋼鐵一般的團結！

最後，我們勝利了，我們的四個代表邁着驕傲的步子從軍警憲的重圍中衝了過去。在他們後面，緊緊地跟隨着一小隊憲兵。

一個憲兵的長官，更分別地吩咐了幾個精幹的憲兵，也向柳泉鎮裏出發了去，大概又是「保護」×主席的代表去了。

3. 『我們是來看一看你們是胖了，還是瘦了！……』

雖然方才還在大叫着「××代表來了我們也給他們逮捕！」的，但站台上邊那兩列從昨天起就一直「保護」我們的軍隊是不見了，車廂前面的保安隊，護路軍，憲兵是後退了。代替站台上邊那兩列軍隊的是一隊溫文爾雅的，西服，長袍，馬褂：徐州各界代表，銅山縣長，銅山中學校長，……：

一個鐘頭以後，毛主席的三位代表被從柳泉鎮的區公所裡（教部專員行營）迎接了來，開始在對面出現了：這三位代表走在最前頭，後面便是我們派去歡迎他們的人，最後是一小隊憲兵。

像望着親人似的我們親眼看着他們慢慢地向我們走來，看見了他們就好比重又回到了六年前還未淪陷的家鄉！

他們三人之中，一個是胖子，另外一個高高的個戴着白盔，那一個比較矮些。他們由車尾登車，按車慰問我們，一直走到前面我們請願團行動委員會辦公處才停留下來。當他們走過每個車廂時，人們便全都恭敬地矗立起來，一陣熱烈的掌聲，鼓下了彼此的悲憤而痛楚的眼淚。雖然是默默地沒說一句話，但那面色我們是懂得的啊！

「同鄉們！」在我們代表大會的辦公室裡當著我們全體代表，他們之中的一個在說話了。

「……我們是來看一看你們是胖了還是瘦了！……」

說到這里他落淚了，全車廂裡的人全落淚了！

這時，在這個車廂的前後，加多了三倍以上的憲兵。

4. 教育部代表的訓話

于主席代表對我們講過話以後，我們因感於鄉長的誠懇的勸導，客觀情勢的緊迫，更爲了表示我們對政府，對教育部始終如一的擁護及信賴，經全體同學一致同意，遂將原來的三項要求修改爲：

1. 在張校長（漢卿）長校原則下，重新決定代理人選；

2. 教育部繼續撥發東大每月二萬五千元補助費；

3. 在接受教育部改組東大原則下，在平學生仍不騷平。

當即草擬呈文，派人送呈教育專員郭運峯先生，並請求郭先生向我全體同學訓話，同時撤退包圍軍警。

一個多鐘頭以後，已是暮色蒼茫了，遠遠地一大羣人蜂擁着一個穿灰色西服的身體魁武的人士走向前來。「保護」我們的軍警向這人頻頻敬禮。走在他後面的是徐州行政專員邵漢元先生，「徐州各界」代表，銅山縣長，銅山中學校長，還有六七位未詳，以及軍警憲長官七八名。于主席的三位代表也在這裡面。

這時于主席代表各車告訴我們，說是教部專員已經來到，要我們全體同學下車聆訓。我們雀躍地接受了。

自從到了柳泉後，已經是兩天一夜了，我們四百多個就像罪犯似的被幽囚在車廂裡，一步也不能動。沒有東西吃，沒有水喝，連大小便的自由也被剝奪淨盡。除了觸目傷心的足夠用來「打回老家去」的祖國的武裝軍警憲以外，很少受到一絲的陽光，呼吸一口新鮮空氣。所以常代表團下車聆訓的命令發下來時，我們就有如放了閘門的水般地衝下車來。然而我們仍然在保守着鋼鐵的紀律。我們就在兩天來已經被軍警的足跡踏平了的窪草地上站成了三面的隊形，（這時軍警憲大部已退到站台上去了）剩下那一面由「徐州各界」代表，徐州行政專員，軍警憲長官，于主席代表等來補充，剛好站成了個長方陣。

這時教部專員已經站到長方陣的中央，由我們總領隊沙啞着喉嚨喊了聲「立正」後，我們用爆豆似的掌聲歡迎他。原來他便是方才來時穿灰色西服走在前面的那位。他用目光掃過我們整個的隊伍，掃過周圍的軍警，開始講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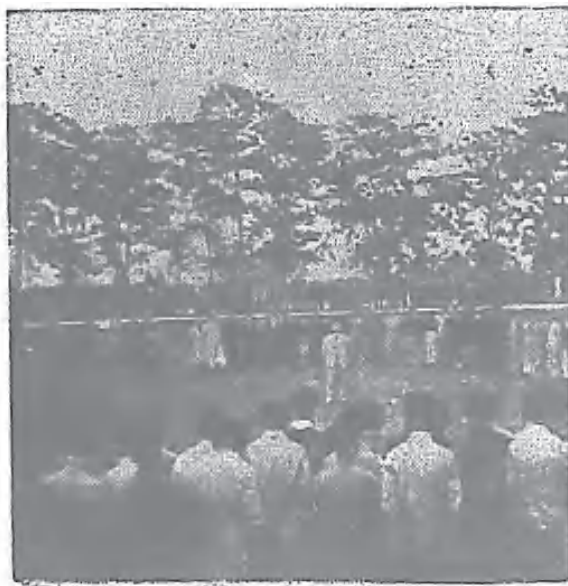
「諸位東大同學，」拍地一聲，幾百個鞋跟同時碰在一起，我們在立正了。

（沒有聽到「稍息」的命令，我們一直立正到講完話，這並不是我們愚蠢，乃是我們對於政府大員的恭敬。）

「諸位東大同學：兄弟今天代表王部長來向諸位說幾句話。兩天來，你們有紀律，守秩序的精神，我個人以及王部長深為敬佩。事實證明，東大同學的確是忍苦耐勞東北的最有為的青年；東大同學能在一個很艱苦的行動中，表現出這樣堅強的團結精神，純潔坦白的和平態度，使我個人不能不佩服，不能不稱贊。」

接着他便講到教育部對於東北教育，東北青年的關心，以及關於發展東大的整個計劃。他提到過去教育部對於東大

教部代表的講話



的種種誤會時，彷彿非常痛心，他認他要設法向王部長陳明，確實保證今後決不會再有不幸的誤會發生。

他講話的態度非常誠懇，熱切，講到感情激動時，便強有力地揮動起拳頭來。最後，他說道：

「你們既然不願意上西安，回到北平後，就更應當加緊刻苦地鍛鍊身心，砥礪學行，努力於『打回老家去』的工作，才不姑負教育部培養東北人材的苦心以及王部長的期望！」

最後由我們請願團團長出來答詞。他首先表明我們的態度。他說，我們東大全體同學始終是擁護中央，信賴中央的；假如我們不擁護中央，信賴中央，我們何必不辭艱苦，千里跋涉來向中央請願？事實上，我們所擁護與信賴的中央却不惜以數千武裝軍警來回答我們這幾百手無寸鐵的流亡者赤子的心情，這不能不使我們表示懷疑，失望。他更陳述了幾個月來東大的悲慘處境，對於這處境，教育部實無法脫卸責任。末尾，他沈痛地質問道：

「根據方才郭科長的訓話，我們東大同學既然是『忍苦耐勞東北的最有為的青年，教育部又是關心東北青年教育，』那末為什麼幾個月來竟斷然停發了對於東大的補助費，眼看著我們這四百多個流亡的孩子流離失所？事實上，幾個月來，我們天天餓着半個肚子在過活；最近實在無法可想了，我們這才出來請願，我們臨出發時校裡只剩下八塊錢；我們在路上假如沒有地方長官以及各界人士的援助，恐怕不等來到柳泉，在中途早就餓死了！」

他的悲憤沈痛的語句，使我們重又想起了幾個月來的悲慘命運，全場空氣頓形緊張，我們又險些哭了出來。「不要再提了吧，不要再提了吧！」這時教部專員郭科長連連招手說道，他的語氣溫和中夾着感傷。

「一會兒散會後，請你們再正式派幾個代表到我那裏，我們好解決一切！」
拍，拍，拍！我們用熱烈的感激的鼓掌回答了他。

5. 協定成功

我們全體同學再度回到車上時，已是晚八時時分。昨夜의 慘白的煤氣燈又在車前面窪草地的電杆柱上閃照起來。但那燈光對我們却和悅得多了。

我們遵從教育部專員的命令，馬上派了四個代表到區公所去謁見他，「解決一切」。

小小的區公所裡擠滿着人：除教育部專員郭連峰先生之外，更有徐州行政專員邵漢元先生，「徐州各界」代表，銅山縣縣長，銅山中學校長，還有幾位其他人士，以及六七位中央軍官，于主席的三位代表。

再加上我們的四個代表，這三十來名人物便是「柳泉協定」的主要角色了。

最初，教部專員對我們學校現在情形垂詢頗詳。繼則由我們代表沈痛地講述自從戚啟芳氏「武力接收」未成，東大橫遭摧殘以後的種種情形，講到我們這幾個月來的生活：教職員不發薪，工友不領工資，同學只能在早晨吃一頓飽飯，晚飯則只能喝稀粥，塞肚皮而已。教部專員極爲感動。

接着我們的代表更以誠懇的態度，詳細解說我們此次請願的三項要求。末尾，他們說道：

「我們此次的護校請願運動，完全是誠懇而純潔的。我們爲了表示不忘東北，爲了保存『打回老家去』的力量，這才不避艱辛與跋涉，捧着四百多顆赤裸裸的心到南京去請願，向我們的政府有所哭訴與請求。雖然政府在過去對我們會經有過許多誤會，現在更不甚了解我們，並且用軍警對我們加以壓迫，但我們並不稍稍灰心！我們這四百多個都是有家歸不得的亡省青年，事實上我們除了可愛的祖國之外，已是一無所有，我們除了必信必忠地擁護與信賴這祖國的政府之外，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

「現在，到了柳泉這地方以後，既然受到了阻礙，爲了表示我們請願目的的純正坦白，爲了減輕當局對我們的誤會更爲了表示我們澈底地始終如一地擁護與信賴政府起見，遂毅然決然地將我們原提的三項要求，加以修改。修改後的三項要求乃是我們向政府及教育部的最高的要求，也是最低的要求。郭先生既然是教育部所派的專員，我們便熱切地希望

郭先生看我們這四百多個流亡的孩子的面上，看我們東北三千萬父兄的面上，能够給我們一個美滿的答覆。

「不然便請郭先生馬上下令給我們開車，我們要親身到南京去向政府當局和教育部去請求。總之，在學校問題沒有得到圓滿解決以前，我們是決不能回北平去的；回去也只有餓死，與其餓死在北平，倒不如餓死在南京！」

我們代表說到這里，戛然而止，聲音有些沙啞，幾乎哭了出來。教部專員，以及全屋的人全都為之面色一變了！

兩天來，我們鋼鐵的紀律，血淚的語言，已經深深地引起他們的了解及同情。事實證明：東大同學是有秩序的，守規矩的，是堅決勇敢，不畏難不怕苦的一羣有希望有造就的青年。由此可見以往對東大的種種流言，完全胡說；幾個月來的過分懲罰，尤為冤枉。所以，當我們代表說完話後，教育部專員當即誠懇坦白並且莊重地手拍着胸膛向我們代表說道：

「諸位放心！關於你們的三項要求，我現在已是十二分的了解和同情，過去是由於雙方的誤解，才發生此不幸事態，現在既然是完全了解了，問題當然也就容易解決了。現在我全權代表王部長，絕對尊重你們的意見，接受你們的三項要求。請諸位轉達全體同學，要返回北平安心上課，一切都照常，尤其經費一項，教育部更要馬上負責照撥，你們已經挨了好幾個月的餓了，我們決不忍使你們再挨餓下去！請諸位放心，我以人格擔保，在你們回北平的時候，也就是經費到達北平的時候……」

這時，坐在旁邊的胡宗南軍長代表更以極其懇切的口吻，向教育部代表說道：

「關於東大同學的護校苦衷及三項要求，聽到他們的詳細報告以後，至少在我個人已極為感動，認為十分正確，十分合理的。現在貴代表既然接受他們的要求，我個人除了覺得措置完全得當，為東大同學前途慶幸之外，已經無話可說。我更希望教部代表能大公無私的將今日東大同學的態度，抱負與精神向王部長詳為陳述，務使東大「打回老家去」的精神，在東四省未收復前一天比一天地發揚起來。這才不負東大同學此次南下的諒願。」

此外，徐州行政專員邵漢元先生以及于主席的三位代表，也都分別地對我們代表表講了話。他們有的在同情我們，有的在安慰我們，有的在囑咐我們，整個的小屋完全被誠懇，熱心，偉大的同情所佔有了。

就這樣，一方面是在軍警的重重包圍下，一方面是在溫暖的氣氛裡，完成了對於東大護校歷史有着特殊意義的「柳泉協定」！

九 北 返

1. 再會吧，柳泉！

當我們代表回到車上將交涉結果報告全體同學後，整個的列車全都爲之映動起來了！幾年了，我們這羣流亡的孩子從少得到溫暖，光和熱；兩天了，我們更時時不離冰冷的刺刀與槍口，現在這交涉的急轉直下，順利成功，真是使人喜出望外的啊！

昨天與今天，上午和下午，竟會有這樣的不同啊！而且，就是同一個人的言論，不出二十四小時的工夫，也竟爲什麼那樣天差地遠呢？

我們開始分班討論了，其結果：

1. 爲了表示我們此次請願目的的純正坦白；
2. 爲了表示我們對於政府及教育部的澈底擁護及信賴；
3. 爲了不虛耗一分一毫我們寶貴的精神及時間；

我們全體同學當即一致議決，教育部既已經完全接受我們的三項要求，無論如何，我們不應當起絲毫的疑心，我們需要立即返平，敬候履行諾言。

這時徐州行政專員邵漢元先生更特意登車找我們的代表談話了。代表團的辦公室裡擁擠着數十個青年的頭，邵先生的話句熱烈誠懇地向他們進攻着。他說道：

「……現在的東北人再不受東北簡直不是人了！東北軍是東北父老流落在關內的最後的一滴血汗，我們要設法保存牠，使牠強大；東北大學是不願做奴隸的東北人的靈魂，我們更要維護牠，給牠以充分的發展機會！……」

他以鄉長的態度赤誠地鼓舞我們：「努力救亡，準備回家」他沉痛地結尾道：

「諸位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不久的將來終有在回家的戰場上相見的一天啊！……」

他和主席的代表剛一走下車門，我們的列車便開始蠕動了，開入了正軌。已經絕氣了兩天的列車，現在又開始復活了，車頭在面向着回北平的方向在撲撲的喘着氣。車廂裡的人們在興高采烈着。

兩天來包圍我們的軍警在開始站隊了，在整理行裝了。

從站台的南頭走來一羣烏黑的人圍擁着幾隻手提燈，是教育部專員他們來送我們的行了。拍，拍，拍，我們從車窗探出頭來，海浪似地在鼓著掌，把他們一直由車尾送到車頭那邊。

「諸位同學！」站在車首那邊，郭專員開始向我們作臨別訓話了。

「你們兩天來在艱苦環境中的團體精神，已經使我感動得沒有話說。你們用事實向我們證明：你們的確是最能忍苦耐勞勇敢健壯的東北有為青年。希望你們回北平後，更要繼續這種精神，發揚這種精神，努力讀書，勇敢救亡。

「至於我答應你們的要求呢，我以人格担保，教育部絕對履行！祝你們一路保重！」

拍拍拍，我們用掌聲代替了答詞。

徐州行政專員邵漢元先生更向我們解說，教部郭專員的意思，在我們起行時本要爲我們多籌些旅費的，因爲柳泉是一個小鎮，地鄙財乏，結果只湊到一千塊錢，好在我們回北平後，教育部經費馬上便可以湊到。關於經費一節，他也同樣聲明願以「人格担保」。至於有病的同學，他說他們已經打了電報，車到山東邊境臨城時，便會有醫生上車來救治。最後，我們要求，爲了表示我們這是因爲請願目的已經達到，自動回平，故在車開行前十分鐘，軍警須完全撤出，也被允許了。

眼看着一隊隊的武裝同志，背負着行裝，肩着全付的武器，在夜色中邁着整齊而雄壯的步伐沙沙地向南走去，……遠了遠了，沙沙的整齊的腳步聲依然在黑暗中響着，他們也許是被調開去担負新的有意義的任務去了吧？……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老家去！』

忘記了飢餓，忘記了渴困，更忘記了兩天來的被包圍，我們用雷樣的掌聲，不顧做奴隸的呼喊，送走了這一批批未來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士。

這時我們的北上車也在開始蠕動了。

教部專員，徐州行政專員，于主席的三位代表等人在頻頻地搖着帽子，關心地叮嚀着。

我們幾個頭從不同的車窗伸了出來，隨着列車形成了一條直線，手在雨點似地狂拍着。一隊走遠了的保安隊，在車窗下也竟以同樣的掌聲來歡送我們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老家去！』

『請不要忘記答應我們的條件！』

掌聲，怒吼聲，車輪震盪聲，形成了一部強烈的夜的交響樂。

啊，再會吧，柳泉！……

2. 途 中

車從柳泉開出後已是廿三號的夜十點了。回來的火車，因為在路上沒有多大耽擱，走得非常迅速。路過臨城時，果然有醫生上來為同學診病。第二天上午行抵泰安時，恰值馮副委員長已於前二日抵此，因為說馮關係，勾留了幾個鐘頭。結果因種種不便，只接見了我們的二位代表。他對於我們護校運動非常同情，並允極力幫忙。

車到濟南時，濟南市同學東北同鄉以及各界人士復又派代表往站歡迎。車臨開出時更有一大隊手執各色小旗的歡送隊，急急趕來，又是熱烈的無邊無際的掌聲，無邊無際的高呼，情形和一個禮拜以前我們南下時完全相仿。但一個禮拜前我們是懷着憂慮的毫無着落的心情南下，現在我們則是目的已經達到的北返，似相同又不相同了。不過「打回老家去」的呼喊則又是相同的，這口號從山東同胞口裡喊了出來，使我們東北人聽到怎能不感激而慚愧呢？！

廿五號上午車抵天津。來站歡迎者有天津市學聯代表，各校代表及東北同鄉等共五六十人。我們在校留守的同學也派兩個代表往來接我們了。他們講到我們走後留守同學工作緊張情形，後方各後援會的工作情形，以及悲壯的「家族請願團」的一幕，我們又是興奮，又是感動！

3. 重見第二故鄉——北平

下午一點多鐘。火車快近北平了。遠遠的望見故都的古老的城牆，我們的號手愉快地吹起號來。幾年來，這古老的城圍變做了我們這羣流亡者的第二故鄉，小別後的她，是益發顯得寬闊而溫柔起來了。高高的天空，碧綠的樹，古老的城牆；這城牆裡面的空氣是甜蜜而自由的啊！

遠遠地便聽到了陣陣的掌聲，初而像暴風雨，接着便像海吼了。我們的列車就在不斷的掌聲中開入了前門站。不同的旗幟，不同的面孔，手在招搖，頭在頻點，整個的車站好似開鑼般地在翻滾。……

旗幟展開：『歡迎東大請願團勝利歸來！』

口在狂喊：『東北大學萬歲！』

繞過月台後，比『先遣歡迎隊』更加廣大強壯到十倍以上的大隊伍在佇候着我們，我們請願隊伍閱兵官似的從旁邊走過，無邊無際的掌聲便隨之而起。感情的交匯，熱血的奔流，千千萬萬的古城的朋友們啊，在你們面前我們將永遠感到興奮而愉快的啊！……這短短的征程，小小的風塵，又算得什麼呢？……

先是後援會代表致歡迎詞。他的話句一句一把鎚子似地在擊打着我們的心：

『東大請願團諸位同學……你們這次英勇的請願是有意義的……全東北人都為你們而團結起來了，全北平市一百五十萬民眾都為你們而怒吼起來了，全中國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因你們而更加携起手來了！……』

接着是我們代表報告請願經過，悲壯事實，引起無限的掌聲。

『要求教育部實現諾言！』

『誓死援助東大！』

『東北大學萬歲！』

『東北人聯合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老家去！』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熱烈的口號呼喊過後，偉大的遊行開始了——歡迎的隊伍護送我們請願團返校！

海浪似的人羣結成了一條頑固的蛇。天是陰沈沈的，颯着悲淒的風。人的洪流英勇地在前進。

這是我們全民族的隊伍啊！……整個的古城全都沸騰起來了！……

「打回老家去」的歌聲從後邊悲壯地揚起，那歌聲震撼天地，也震撼我們走在隊伍前面的請願團的心靈，然而一個禮拜來旅途的跋涉，飢餓的吞噬，已使我們的喉嚨變成沙啞的了！

學校近了。校門前分列着留守同學和工友的隊伍。一掛長幟在樹上連連響起，砲仗聲音響澈雲霄。

人聲鼎沸中，學校門樓上面白地黑字的「東北大學」四個大字在用着驚喜愉快的眼光俯瞰着我們。

你，親愛的「東北大學」喲！是爲了你的完整和存在，我們這才不避艱辛，千里跋涉去請願的呀！現在我們總算是重又歸來了。

但你可幾時伴着我們一同「回老家」呢？……

一九三七，五月底

——請願歸來後



請願團返平游行式而始

東北大學護校赴京請願團南下歸來告社會人士書

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在出發的時候，也曾這樣的向你們陳述過：

東北大學從咸敏芳假借教部命令武力接收失敗以來，完整的東大是殘缺了，我們熱情的青年不忍看自己家鄉的破碎，更不忍再看這碩果僅存的東北唯一文化機關再被摧殘，我們爲正義，也爲自己的主張，爲讀書，也爲爭取東大的合法存在，我們在南下前的全體大會上，不顧艱難，不怕犧牲，一致議決：赴京請願，不達目的誓不休止！

我們從五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在北平前門車站集合，因爲車輛關係，延至翌日午後五時方得南下。過天津，抵濟南，沿途蒙地方長官，各界代表，各救亡團體熱誠招待和慰問，我們在這里除誠懇地向諸位長官，諸位代表，諸救亡團體致敬謝意外，並祝諸位身體健康！

車離北平的時候，曾有一個所謂：「友邦」的人士向我們說：「爲什麼你們不向新京去請願，而去南京請願呢？」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有良心，我們有熱血，我們更是國破家亡的實際遭遇者，我們更是中國人，當然要向我們的政府南京去請願，我們都在這樣的想，而且相信着政府絕對會體諒我們的。然而事實，竟會這樣相反得出人意外，在達徐州前二站的柳泉時我們竟在千百餘軍警憲聯合包圍壓迫下，失掉了自由，不許我們下車去散步，不許我們下車去買食糧，斷絕我們的飲水，斷絕我們的食物，在兩天一夜的囚犯的生活中，我們已深刻的清楚了現在中國教育的真意義。

從教部代表口中的話「政府決不許你們再越柳泉一步，一定要在此地解決」，與交涉的結果還是使人失望得很，我們眼看着那持槍憲兵們雄糾糾的氣慨，我們真疑心是身在「滿州國」了！

就這樣過了兩天一夜的時光，我們怒憤，但我們又非常冷靜。

于主席（學忠）代表來了，我們相互流着淚，心在不安靜的跳動，「我們終要解決」啊！他們告訴我們，我們也認爲

是對的，就這樣我們在于主席代表的勸導下，經全體同學同意，將過去的三項要求修改爲（一）在張校長長校的原則下，重新決定代理人選（二）請繼續撥發補助費（三）在接受改組東大原則下，在平學生仍不離平。向教部做最後一次交涉。所幸教育代表從我們這次行動裏已深刻地明瞭了，並受到了相當感動，他向我們，也向別人說：「東大同學們能在這一個很堅苦的行動中，表現出這樣令人感動的團結堅強的團體精神，純潔和平的坦白態度，在我個人受了很大的感動，使我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贊頌，在別方面也是可證明過去對東大種種流言是不足爲信了。東大同學是有秩序的，是守規矩的，是堅決勇敢不畏難，不怕苦的一羣有希望有造就的青年」。從這個結論里他已明白了東大這次的遭遇，是一件怎樣冤枉的事，所以在這一次最後的磋商中，他很誠懇的，很坦白的，很負責的向我們手拍着胸脯說：「諸位放心，關於你們的三項要求，現在已是十二分了解和同意。過去是由于雙方的誤解，才發生此不幸事端，現在既然是都瞭解了，當然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所以我全權代表王部長絕對尊重你們的意見接受你們的要求。請諸位返平安心上課，一切要照常，經費一項，教部一定負責照數撥發，在你們回平的時候，也就是經費到平的時候」當時胡宗南軍長代表以極其懇切的口吻向教部代表說：「關於東大同學的三項要求，聽到你們的詳細報告以後，最少在我個人已極感動，認爲十分正確，實在是對的，希望教部代表能大公無私的將今日東大同學的態度抱負與精神向王部長詳爲陳述，務使東大『打回老家去』的精神，在四省未收復之前必須一天比一天地發揚起來，在建設與學業方面，也要一日比一日地擴充起來，這才不負東大同學此次南下的請求」。徐州邵行政專員，更願以人格担保教部對東大經費的供給，當時因柳某地鄙財乏以致教部僅籌得千元以備我們旅途之用。

是的，我們祇有相信，沒有懷疑，因爲他是教部的特派專員，一切言語行動對我們對教部都是負着完全責任。我們是赤誠坦白的學生，祇有希望以我們的赤誠坦白換取教部的真心和實意，所以我們全體同學願意接受于主席和各位兄長的勸導，減低我們要求官成份，同時也願意接受教部的指示：回返北平，繼續上課，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態度。但如果教部在接受我們要求以後的措施，仍有乖同學意旨，或巧施手段，我們是絕對不惜以更大的決心，更堅強的意志，再向教部做第二次擴大請願和呼籲。我們抵平的時候，就是第二次準備發動的時候，謹希教部注意東大全體同學意旨，並希全國同胞各界人士給與有力之援助。

五月廿四日

先遣隊員報告書

從北平到天津



歡送我們的隊伍

我是應該

離開全體同學

的隊伍，扮作

普通的旅客走

在請願列車的

前面的。我應

該在預定的城

市接頭當地的

同學羣衆，等

到列車到達的時候，對我們作集體的表示，以便把我們請

願的真像廣播開去，去吸取大量的同情與聲援。

我應該改變我的學生裝束。

可是，等我換好衣服重返車站的時候，請願列車已經

出發了，車站上只剩下一些送別的羣衆，他們淚眼婆娑，

但顯然他們心中也燃燒着無限的怒火。他們整着隊伍，高

呼着下面的口號，血與淚悲痛與忿怒所凝結的炸彈啊！

「慶祝東大勝利！」

「誓死援助東大！」

「東北大學萬歲！」

「收復東北失地！」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稍有心肝的人誰能不悲忿的下淚！然而我不能不忍耐

我把眼淚悄悄的嚥下！這時我有一個堅強的信念，爲了

東大的存在，萬死不辭！

恰好有一班快車開天津，我和另外遲誤下來的十幾位

同學都登上了。這時還有一些不忍遽別的同学依依的在站

上送行，同時又有校友們送來一大筐梨，要我們帶給全體

同學。

車開行了，跟着就是查票。我們這些人自己都是不名二文的傢伙，那裏有錢來買票？車到豐台的時候停下來，車長要我們下車，我們只好允許買票，不過我們要求諒解我們的苦難，而允許半價。可是，事有出人意外，車長再次回來，已經不向我們要票了，不過要我們簽個名，以後我們再向學校算。我們當然是感謝不盡了。

我們乘的是一班快車，中途已經過了請願列車，先期到了天津。

天色已經蒼茫了，車站上有一些人，也有一些武裝的警察。我下車後，告訴了一位同學——他是規定的作我與大隊的聯絡——走出站外去了。

因為天津的道路不熟，所要去的地方又很遠，天又黑，時間又已緊迫——約計距離請願列車到來不過半個鐘頭——我決定僱一部汽車。

我走進車站的食堂里去，要了一點東西吃，就求他們打電話去叫汽車。這時食堂里的長檯上已擺滿了面包與菓醬的瓶子；許多人在匆忙的還從門外的大汽車上向里搬運，我看這情形心里就想到是爲了什麼，我裝作滿不在乎的

樣子向一個侍役問：

「啊呀，你們這里的面包真多，這是作什麼呢？」

「這是給學生預備的！三百多人哪！」侍役高興的說明。

「那裏的學生呢？」我裝作不懂的問。其實我心里忍着笑。

「東北大學的學生，他們坐火車到南京去請願，政府不給他們錢了，沒有法他們才去請願。」

「他們已經到來了嗎？」

「還沒有，快了，再等半點來鐘罷！」

「他們在這能停多大工夫呢？預備這些面包來得及吃嗎？」

「那可不知道。」

這時我雖然不知道車到後會有多久停留，但我想趕快跑，天津的同學也許會趕來送行的。於是，我坐上汽車，允許多給酒錢，要他快開。我的目標是南開大學，想不到竟是很遠，道又不平，汽車夫無論如何不肯快開。我真想罵他，甚至於打他了。可是，車夫是天津油子，我知道

惹不下了。

好不容易到了南開，找到了人。時間已經是九點多了。

原來天津已經接到了北平的電報。可是不知道是發報的人弄錯了，還是翻報的人弄錯了，總而言之，電報是七點多鐘接到的，而那上面却說請願車六時可到天津。結果他們想已來不及到站歡迎了。

等我見了他們以後，雖然他們非常着急，可是因為時間已晚，他們只能舉出代表到站致歡迎的熱忱，至於全天津市的同學那只能等待明天了。

我把我們這次請願的動機與計劃向他們報告了，他們非常忿慨。當時我就同天津市學生團體代表，南開，北洋工院，東北同學會代表十餘人同乘汽車到站。

這時請願列車已經到站了。我們在黑暗中找到了。當時各代表爲顧及環境及我們同學們的疲勞，他們沒有公開演說。不過他們允許給我們援助。

聽說，第二天天津市許多同學帶了許多慰勞品到車站來了，可是那時我們已經走了許久了，他們非常失望，但，他們也非常興奮。

以後在途中我還和他們保持聯絡。

濟南到蚌埠

本來我還是應該走在全體同學的前面，可是，因爲沒有適當的南行列車，結果我不得不隨着請願列車同行。

在將要到達濟南的時候，代表團已經決定了全體在濟南停留一夜。不過我是要即刻出發到蚌埠的，因爲那里有許多東北同鄉，他們的遭遇，他們的處境正是和我們同病相憐，他們一定是能給我們更多的情更多的援助的。

在出發的前刻，我去向總指揮報告我的任務，他悽楚的流着眼淚，緊握着我的隻手說：

「珍重吧，你此次出發，我們何時再見真是不敢去想的。路費多帶一點！」

幾天來他——可欽敬的同學——是過分的勞苦了，他的嗓子已經砂啞，他的眼淚不禁又引起我的眼淚。可是我除了堅強的來執行我的任務以外我還能有什麼可以安慰他呢？

「一切我都知道，不要關心，你休息一下罷！這幾天

你實在太累了！」

我向總指揮說了這一句話，就拋下了他的手，下車去了。

我和另一同學，稍稍整理一下髒污的面容就搭上南下的快車了。途上和疲倦奮鬥，和睡眼奮鬥，在第二天的中午我們到達了蚌埠。

看到淮水，水上浮着如麻的帆船，河岸擁擠着破落的船家，在熙攘的人資有誰還記憶在淒冷的水底長眠着淚眼不隕的那英？有誰關心到十數萬東北兒郎在隱忍着錐心的生活，又有誰注意到兩個青年，代表着千百個沈痛的心，投到這淮河岸上呢！

首先我們在街上遇到了幾位畢業的校友。東大請願的消息他們大都知道了，但是並不詳細。

「大隊已經到了濟南，假如中途沒有阻礙今晚或明早就可以到達蚌埠——你們準備怎樣來接待這些同鄉同學呢？」

「我們已經準備下了慰勞品，東北同鄉也都準備到站上歡迎——總而言之，一切食宿的問題你們不必關心好

了。」

想說的話太多了，可是時間不允許我們長談，我們還要見許多人。我們只叮嚀他們趕快把請願團就要到來的消息傳給所有的同鄉。

恐怕同學們關心，我們先拍了一個「平安抵蚌」的電報給代表團。

我們到了綏署辦公廳，在這里會到了更多的人，他們差不多都在準備歡迎請願列車的到來了。可惜的是：綏署全體就要開拔江蘇，各部非常忙亂，有的收拾文件，有的奔走一些瑣事，並且有一部已經上船，即刻就要出發了。但是，東大的遭遇強烈的觸動了他們四五月來的漂泊無告的隱痛，此次請願的行動也顯然引起他們同情的悲忿。

流亡者羣的力的滙合，那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想見于主席，可是于主席已去南京了。這里的最高負責者是辦公廳主任和參謀長。于是我們先見了洪主任。

很巧，這時在主任室的還有另一位高級將領。

我們把自雙十二以來的東大的遭遇，以及這次請願的

經過，目的都詳細的報告了，同時請示他們的意見。

原來他們也是接到了北平的電報的。並已派人到徐州去歡迎。在這幾天已有東大校友會，講武堂同學會，東北同鄉會等團體發起對東大請願團的歡迎，而且已經募得數百元，準備請願團到蚌以後購買食物。

以後討論到請願的辦法。大家的意見是：等到列車到達蚌埠的時候，由大家勸同學暫在蚌埠少停，然後一方面電于主席請示辦法，一方面由別人向教部交涉。因為大家想到，南京是中國的首都，那是世界觀聽的鵲的，幾百人的隊伍到南京去請願，對於我們國家的體面也是有關係的。

對於這意見，我們沒有反對，不過我們也不能作決定。最後的決定那是應該等到全體同學的到來取決的。

我們這時拍了兩封電報，一致濟南請願團，一致北平留校同學。此外我們向各方寫了幾封信。

晚間由洪主任伴着我們會到了參謀長。由我們和洪主任把各方的情形報告了。對於白天在辦公廳大家所計請的辦法，參謀長立刻同意了。不過經過一度沈吟，他又覺得不妥，他提出新的顧慮：第一：由他們勸阻同學，同學肯

不肯聽是問題，第二，同學接受了他們的勸告，可是萬一要引起軍隊的誤會，衝突，那麼事件是將要擴大了，反為不美。

最後他們決定即刻急電于主席請示辦法，另外他們堅決要我們也到南京去當面向于主席報告。

於是，我們兩個人決定：一人去南京見于主席——也儘可能見其他南京，上海方面東北同鄉們及社會人士，要求援助——一人留在蚌埠。同時我們決定請一位校友到徐州與請願團聯絡。

可是到夜里十一點的時候，洪主任派汽車來接了我們，告訴我們說：

「剛才參謀長通知說：你們今天到來的時候已經有人注意，為着免除意外的誤會，你們最好兩個人一同離開蚌埠到南京去。」

爭辯與解釋都無效果，我們只好匆匆的把在蚌埠的事情交給東大校友，而一同登上開往南京的列車。

我們的事情本是坦白公開的，我們絕沒想到在南京會受到嚴厲的監視，我們更沒想到全體同學會在柳泉的小驛

被圍！

在南京

1. 車站檢查

這是一列慢車。原定是夜里十一點半從蚌埠開行，可是直到一點敲過了，又等了半個多鐘頭，我們才得上車。

不知道是那裏的鬼，果然車從蚌埠開行不久就有人——不三不四的模樣——來要我們的票。我們把票交給了他。看他的樣子很威風，大襟上掛一塊牌子，但是翻轉的放着，看不出是什麼名堂。他仔細的看了看票，就問我們是作什麼的，我們從實對他說了。

「你們的大隊不是在濟南嗎？爲什麼離開了隊伍？」

「我們到南京去找一位同鄉。」

他再沒說什麼，走了。跟着他的憲兵變像的護路軍又釘了我們兩眼。

偶而想到一些「自行車落水」的故事，心里有點跳，可是，轉念，我們這次出來是爲了全體同學，如果我們真的「自行車落水」的話，那全體同學也一定會想得到

是怎麼一回事，同學們一定不會使我們沈寃水底罷，於是心又很坦然起來。

第二天早上到了浦口車站。

在通過憲兵檢查的時候，他們已認定了我們，當然我們也沒有想隱瞞。

「你們一共是六個人，還有一個女的。那四個人呢？」

我們告訴他只有我們兩個，他們搖著頭表示不信，同時威風的說：

「你們的事，我們早已曉得，就是你們從北平出發的情形，我們都有情報。」

「我們的事情原就是公開的，並不想隱瞞什麼人。」大概是一個憲兵的小隊長吧，他打着吳腔把我們押進

車站的檢查所。在這里見了檢查所的主任。

「你們知道政府幾年來對於民衆運動是絕對禁止的，到南京來請願更是不許。所以凡是到南京來的學生都要詳細檢查。」

「可以。」我們簡單的回答。

檢查開始了。先是檢查所主任翻開提包里的東西，以後又是那位小隊長，再以後就是由小隊長作了一個手勢，一個目語，招來了兩個穿黃色制服的青年，來施行身體搜查。每個紙片，每件東西都搜出來放在桌上，然後又都拿到另一間屋子里去。以後又都拿回來了。

「這是作什麼的呢？」「這是什麼意思呢？」——都問過了，有的紙片留下了，有的發還了我們。在我的書包里有一瓶治沙眼的藥水，和一塊頭上帶有毛刷的橡皮，這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他們拿了我的信紙，用毛刷蘸了眼藥去刷，結果當然不會刷出什麼東西，於是又從自己的辦公桌上拿起一隻小瓶，從那里面又倒出一些藥水，也是毫無所得。檢查的人似乎有點失望了。

這一度過去之後，就是盤問。

「你們這次到南京來是作什麼呢？」

「見于主席，于學忠。」

「有證明文件嗎？」

「沒有。但是，蚌埠有電報。」我這時想就是你們要我們「自行失足落水」，也是有人知道的，我說：「于主

席已經在等我們呢。」

我們又把由蚌埠帶來的寫給閻先生的信重新指給他們看。閻先生是新生活運動總會的幹事。這封信內的意思就是請他介紹于主席與我們相見，並囑照顧。這信他們原已檢查過了。

「于主席不在南京啊！」

「在南京。他有電報給蚌埠，而且要我們來。」

他們沒什麼可說了，于是就來了「硬灌狗矢」的辦法。

「聽說你們那里有人民陣線分子在活動？」

「這我們沒看見過，也不知道。」

「總而言之，這麼大的舉動若說沒有背景，誰也不會相信。若是我們易地而處，你說你們能不能相信沒有背景？」

「若說是有背景，那就是學校的被分裂，學校的被摧殘，弄得全體同學不能讀書。假如有其他背景，三四百同學就不會那麼齊心一同來請願。」

「也許你們自己不知道，」他們繼續肯定的說：「華

北是什麼地方，那真是五花八門，分子複雜的漢奸地帶。政府所以要把東大遷出北平，就是因為那環境太複雜了。

把華北認作「漢奸地帶」，那意思就是說在那里的人都有漢奸嫌疑。這是到南京第一次聽得的妙論，覺得非常奇怪而心痛。難道一個國家的政府，竟可以把自己的領土化作幾個地帶嗎？這言論簡直是把華北看作了化外，大有住在那里的居民都該逃出，否則就有毒化的危險似的。政府之愛人民該不是這樣變法吧？可是，以後見了許多人，論調如一，於是我不再驚異了，原來這是有計劃的說話法。

歸納起來是兩點：第一，華北是漢奸地帶，第二，華北是人民陣線的大本營。結論是：「除非你願意當漢奸或赤化就沒有理由一定要住在北平。」

多麼新奇的妙論啊！但是，以後的妙言妙事還多呢。聞言少叙，還是書歸正傳吧！

檢査過了，妙論也說過了，以後允許我們走了。可是給我們一個嚴重的警告！

「你們不許見新聞記者，不許到學校去，不許隨便亂跑。否則對於你們的安全我們不負責任。要知道我們的偵探網是非常嚴密的，你們的一言一行我們都會知道。」

啊，啊，我們到了首都，可是生命沒有保障！

我們首先預備去見閻先生。剛一出門，就有個穿黃色制服，扮作學生的青年跟着我們，甘願作我們的嚮導和保護人。我們自然無法拒絕。以後上了過江的輪船又遇到一個同樣的人，也自告奮勇，願為前驅。

過江後，上了公共汽車，下了汽車又是一段洋車，我們到了第一公園——這就是新生活運動總會的所在地：閻先生就在這里辦公。

2. 會見閻同鄉和于主席

走進公園的大門，跟着我們的那兩位囑告我們說：

「別人若問我們是誰，你們就說是你們的同學好了，不要說是憲兵隊派來的。」

雖然明明是強姦入意，但我們也只好點頭應允。

進了新生活運動總會的屋門，不久我們就會見了閻總

幹事，握了他粗壯的大手，我們真說不出一種悲酸的味道，只覺一陣陣熱淚的急湧。這時我們那兩位「同學」還是遊離的跟着，不過等閻先生領我們到他自己的屋子時候，門即刻關上了，那位親愛的「同學」剛想闖進，但又不得不停了腳步。

首先閻先生看了信，然後就向我們打聽詳細情形。我們剛說到一點，零零的電話鈴響了，是憲兵司令打來的，正是爲着我們這兩個東大學生。司令都說些什麼我們不大清楚，閻先生的宏亮的聲音是：

「是的，他們是東大的學生，他們是要見于主席，炸掉有電報來，于主席事前已經知道……我們還沒詳細談過……我和他們早也不認識……不過都是同鄉，他們若是有什麼不合適，於我們同鄉的頭面也不好看，我們也不能不難過……請司令多幫忙吧，司令還有什麼吩咐嗎？」

閻先生放下耳機，我們看見他顏色有些發白，這時我們不能不把憲兵隊已派人監視我們的事告訴給他了。

「沒有什麼，你們規規矩矩的，不是爲學校的事嗎？那麼到那裏去都按學生的禮節。」

我們把學校大概情形講了，就請他電告于主席。他打了兩次電話，回說于主席尚未起來，不過等我們走到，一定可以會見的。

閻先生送了我們出來，關心的叮嚀跟着我們的那兩位「同學」，這兩位「同學」的身分表明了似乎不大高興。可是跨出屋門，另外又有三四個人圍了上來，一個藏青的學生裝，一個就是在車站上的憲兵少尉，不過這時也換上了黃色學生裝了，另外還有兩個人，都是便裝。

閻先生送我們出了公園，一方面向新來的幾個「保護人」囑託關照，一方面要我們坐上他自己的汽車，去見于主席。

我們這一羣六七人都擠上了汽車。

在途中那位穿青嘍囉學生裝的青年，要我們寫了名字，他自己說是黨部的。聽他的口音像東北人，但有時又裝南腔。途中他說話最多。主要的是向我們誇示偵探網的組織，我們無論如何也難逃羅網。

汽車忽然在中途被命令停下了，自稱黨部的這位跑去說是打電話，好久，好久才回來，神氣的闖上車門又命

令開車。

車在于主席所住的旅館停下了，囚犯似的我們被圍着走進屋去。

「你們在頂等著，我先去看。」自稱黨部的青年到廳房遞了一張名片，說是見于主席。

我們等了很久。幾夜的失眠與饑餓，使我們精神很難振作，許多次都想閉起眼睛。可是我們想到「自行失足落水」等等又不得不勉強振奮。

正好于主席出門送客，我們就迎了上去。于主席引我們到了會客室。那位黨部的青年也隨着進來，坐在旁邊。

可是我們稍稍報告一些，就禁不住一股酸淚的上湧，我們哭了，一種椎心的刺痛，但是我們只有眼淚。

剝那間的沈寂。悲痛的空氣壓着每個人的心。

一陣酸痛過去之後我們擦乾眼淚繼續報告學校的事。

當然我們也看的出于主席的難受，不過因為地位的關係，他還不至下淚罷了。

「不祇學校的事，整個東北人，東北軍的事我都得負責。不過張先生事實上不能再顧及東北大學，教部的命令

已經發表了，我是一個軍人，也不能直接過問。現在我着你們先回去，勸同學不必到南京來了。我呢，再去見見王部長。我即刻打電報給蚌埠，派兩個人去向你們同學講講。」

以後我們又談些關於學校的事，關於基金的事，于主席說基金已經決定提取，不成問題。

「你們住在那裡呢？」于主席問。

「我們從下車就一直不會休息，住處還沒一定。」

「那麼你們住中央飯店吧，不要再找別人了，晚間或明天有車你們就回去好了，告訴你們同學守秩序，我就派人去。」

臨出來的時候，于主席又特意向黨部那位叮嚀：

「要他們住中央飯店吧。各位費心照顧，吃飯什麼的我負責。」

那位點頭應允了。我們和于主席告了別。這時又有一位穿長衫的胖子來了，說是教部派來招待我們的，並說教部還要我們去談談。

這回汽車是他們預先備好的。本來是說好先到中央飯

店開一個房間，可是半途他們又變了卦，說是那裏不好，須由他們代找一個旅館。我們當然不同意這種辦法，可是結果都是無效，我們毫無抵抗餘地的被安排到了東方飯店。

3. 旅館與飯館

身體疲倦的很，滿以為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可是屋裡經常有兩個人監視着，就是到溺池去小便，也要跟着，還真使人感到莫大的痛苦。忽而這個進來，忽而那個走了，川流不息的交換着監視的人，是向我們示威，還是我們這兩個人員值得這麼嚴重的監視？我們真不能解。

可是，一方面雖然是這樣監視，一方面教部派來的科員施君却盡力向我們說明政府對我們的愛護，而且要我們轉達給同學。那位黨部的先生簡直把我們看成四六不懂的孩子似的，告訴我們：

「你們回去應該把你們這次到南京所受到的招待，保護好好向同學們講。特別是政府幾年來國防上的建設，那是不能告訴人的……」

天漸漸瀝瀝的下起雨來。教部代表要請我們吃飯了，於是又被擁上汽車，開到皇宮食堂。雖然已經餓了半天，可是飯還是難以下嚥。

在吃飯的時候，除了黨部的先生又來了幾位不三不四的青年來陪着我們，在這裡教部的先生很客氣勸我們很快回去，他說：

「這裡的警察可利害了。不是有這許多人保護你們，他們隨時可以把你們弄起來——那時你們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他也不打你，就給你弄到一個地方一押，那真是有苦無處訴啦！所以教育部的意見也希望你們早些回去。」我們聽得這話是真的，而且就是他勸告，我們也預備回去了，祇要他們允許我們自由。

吃完了飯，又回到了東方飯店。依然是川流不息的交換着監視人。這時他們要我們寫兩份書面的關於此次來南京的報告。我們照辦了，他們嫌太簡單，可是我們的任務原就是爲見于主席，本來就是那樣，從那裡再來捏造呢，結果也就是那樣了。

「人家都說東大分子複雜，人民陣綫分子很活動，錄

「絲馬跡，不能完全不是事實吧？」黨部的先生又提起這樣話要我們承認。好一個「蛛絲馬跡」！

「我們倒不知道！」也是事實原是如此，無從捏造的。接着他又說了一陣政府要東大遷西安的用意，結論是：

「除非甘心當漢奸和赤化才願意留在北平。」

4. 在教育部

我們被送到教部了。雨瀝瀝的洗淨了柏油路。雨滴也箭簇似的刺着我們的心。我們想着同學們還不知在那裏熬煎着痛苦呢。家鄉的慘慘影片，遍天涯東北兒女的流浪的眼淚，野馬般的在昏漲的腦海中駛過。啊，遍天的陰霾，滿腔的愁緒，假如我們的死是於中國有益，我們也甘願去死！

等了許久我們被請到客廳了。和我們談話的是雷司長。陪客是穿哩噠學生製的那位黨部先生和以前招待我們吃飯那位科員。

雷司長的態度倒不失教育家的風度，表情也誠懇而鄭

重，假如不是旁邊坐著非教部的跟隨我們一天而給我們非常惡劣印象的先生，我們幾乎可以流下感激之熱淚了。

雷司長首先問到我們這次請願的目的，我們把我們的三項要求陳述了。

然而雷司長的答復是完全相反：

「你們想張學良，傅斯大學校長嗎？他是公子出身，過去花天酒地，去年西安事變國家的損失是多少萬萬，他扭誤了國家的政治計劃；可是中央寬恕了他，今後國防上的大計還要倚重他，事實上他也不能當大學校長；而且國家的命令大學長不能棄職。事實上過去他還不是把學校交給一些不相干的人，東北不是都給這些軍閥官僚弄壞了嗎？」

「至於經費那不成問題，學校遷到西安，我們每年還要增加。」

「校址遷到西安，那是教部的既定計劃，而且也是張漢卿先生的意思。因為華北環境太複雜，學生簡直不能安心讀書。」

雷司長的話還有很多，以上不過是主要點。最後雷司

長問我們對他的話的意見。我們說：此次南來原只是爲見于主席，並未想見教部，所以我們對雷司長的話無何意見。聽了我們的答復，雷司長又囑託我們把他的話向同學轉達。

是的，這裏還忘掉一點，雷司長還提到教育救濟處，都是他竭力促成的，他對於東北教育實在是非常關心。

以雷司長的教育家的風度，我們是該把東北大學的遭遇，東北青年的苦衷以及教育救濟處的措施陳述出來的，可是雷司長是單純的以教育家來接待我們嗎？我們望望身邊坐着的非教部的先生，我們不禁寒戰了，我們流淚，我們逃苦又會有什麼用呢？

和雷司長談完話，我們退了出來，想再見一見于主席，因爲第一次見他，他曾允許去見王部長談話，我們要聽一點他見部長的結果，可是沒被允許，打電話又沒打通。我們站在教部的荷花邊，看雨絲激起水花，看男女職員，淨淨的臉孔，整潔的服裝，傲然的從我們身邊走過，然後再看着我的同伴，黃瘦的雙頰，失眠深陷的眼眸，因人似的萎靡待命，心裏真是說不出欣羨，也說不出的感傷。

！我們何曾不是父母的兒女，我們又何曾不是中國的國民，然而——咳！

科員先生說是給鐵道部打電話給我們要票，要我們等着，這時只有黨部的先生陪著我們。

「你們應該向于主席要路費，剛才打電話他的副官還說你們用錢可以到那裏去拿！」黨部先生忽然向我們這樣建議。

「我們還有路費，不用！」我們堅決的回答！「我們買車票錢都有，也不必向鐵道部要票罷。」

「反正都是國家的錢，教部的好意你們不必推辭了。」一會，科員先生來了，告訴我們先走一步，他隨後就到。

我們又被請上了汽車。車裏原坐著那位跟我們一天的麻臉穿灰長衫的先生，車門一開，我看見一支黑色的勃郎寧手槍在同伴的屁股下一晃，可是，我推開同學的身子仔細一看又已經沒有了。

車開到街上，彌紅燈已經照澈全街，透著雨絲，真是說不出的美麗而富於詩意。假如我不是身負著亡家的劍痛

，我真想欣賞一番，作出兩首綺麗的詩來！可是，這時的我們，是多麼大發風景！

5. 再見閻先生與再吃飯

想再見于主席，不會作到，所以我們要求再見一次閻先生，因為我們就要離開南京了，在那方面都似乎該告辭一下。我們這一請求被允許了。

依然是坐的汽車。依然是有四五個人陪伴。

閻先生問了問我們見于主席及教部的經過，我們都陳述了，然後我們就告他夜裏就要去徐州見全體同學。閻先生告訴我們他已見過教部次長，次長對他說：北平學生家屬八百人又要求登車南來。偶而談風一轉，閻先生不勝淒悲的說：

「現在要說東北人不關心東北的事情，提起東北的事情不難過，那可以說不是人，不是人的人，這社會都不允許他存在……」

「現在你們回去，希望開誠佈公的向教部代表談。現在的中國人如還是你背後藏著刀子想找機會給我一下，我

藏著刀子找機會給你一下，那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希望你們一切都開誠佈公來談！」

語意深長，令人下淚！

我們向閻先生告了辭，閻先生視顧了我們「一路平安，就又回到旅館。」

這時教部的科員也到了，另外又添了幾個新人。科員先生又代教部請我們吃飯。

兩部汽車，七八個人。

這回又換了一個四川館。

大家的態度客氣了許多。黨部的先生說：

「你們兩位很好，很能聽從大家的意見。往常有些代表到南京來，簡直刁得很！」

席間，教部科員拿出三十塊錢，說是鐵道部已經過了辦公時間，要不來票了，這三十元是教部送我們的路費。

我們推辭不了，只好給他寫了收條收下了。

吃完飯，教部科員告辭了，黨部先生也暫時告辭，但說是過一會還到站送行。

雨還是下着，滿街燈火富麗堂皇。然而那有心憤賞心

樂事！

別了，南京！

我們被護送到車站。他們告我們同學們停在柳泉，要我們買那裡的票。

買票的時候，保護我們的人要我們買二等，我們拒絕了。

買完票我們又被請到檢查所，黨部的那位先生也到了。這一次大家相見似乎親熱了許多。檢查所主任喊倒茶，白天跟我們的穿黃色學生裝的「同學」也都點頭。

「你們的同學停在柳泉，黨部有代表去了，希望你們回去，把這件事和平解決，事情沒有不可商量的！」主任拍着我們的肩說：「現在北方的謠言可多了，說你們兩個代表被殺了，你看現在你倆不是明明活在這裏嗎？」

黨部先生也握了我們的手說：

「馮副委員長也去了，你們回去可以看見。這件事情更好辦了！你們回去應當把在南京所受到的招待保護好好

向同學報告——你看沒有這件事，你們那能到南京，我們也不會認識了！」

我們感謝了許多好意，木偶似的被送上車了。這裡有一位是一直要護送我們到柳泉的，另外他們又告訴護路軍「員對同保護，並囑他在換班的時候，交代給下班。」

「你們中途可不能下車，我們的人各處都有，那時給他們得着，對你們安全我們可不負責任。」主任警告我們一句，笑着祝福我們平安走了。可是，過一會他又回來，告訴我們說剛才又收到電報，說是全體同學已到徐州，要我們在徐州下車。

車開了，疲倦與悲傷襲擊上來。迷茫的度過了夜！度過了半個白天。

在快到徐州的時候，卽位護送我們的先生向我們要說：

「你們要寫一張字據給我，說我這次護送你們平安到達目的地。」

我們回答是到達以後再寫，爭持半天他也接受了。可是稍過一會，他還是要我們寫，我們說：

「這一張字據是應該全體同學寫的，等我們見了全體同學以後，由請願團寫吧。」我們堅持這一點，他也只好等待了。

車到徐州的時候，我們下車了！可是馬上有人跑來告訴，說是同學們尚在柳泉，要我們也到柳泉去。

這時我們看到許多憲兵在往車上搬東西：餅乾之類的箱子籃子。這就是以後所吃的「徐州各界」的慰勞品。

我們重新上車之後，有兩位西裝的先生來談，都帶着憲兵司令部的牌子。

車到柳泉的時候，我們遠遠望見了同學們的頭從車窗探出來，我們是怎樣的安慰又是怎樣的難過啊！我想痛哭，我想舉手歡呼！可是我們還不是自由之身，我們又被押去見教部代表。

親愛的同學，可望而不可及，此時的心情，我們直簡不能用我的筆，我的言語來形容。

見教部代表與于主席代表

大門還是許多警察與憲兵，窗下五六個憲兵上校，小屋裏擠滿了便衣的人，洋裝與長袍，認不清都是作什麼的

。人家介紹給我們說有「徐州各界」，我們鞠躬，有教部代表，表我們鞠躬；有行政專員，我們鞠躬！完了，我們坐下。教部代表坐在我們對面，行政專員坐在我們右手，另外認得出的就是從徐州上車與我們談話的那兩位先生，再就是穿制服的站長。

首先是大家七嘴八舌告訴我們：我們的全體同學組織很嚴密，不下車，也不吃他們預備的東西：

「你們看人家徐州各界給預備了豬，請他們吃，他們不吃，他們給人家的好意誤會了。」

那位站長接着說：

「還有一點請你們回去解釋一下，就是我們這小站突然增加這許多人，水不够吃，這一點你們同學也很誤會，以爲我們斷絕了他們水喝，實在這裏麼能够呢！現在我們已派人到別站去拉水了，晚間就可以到來。」

現在我們才知道饑餓的不僅是我們，全體同學也都在餓着而且沒有水喝！

教部代表——蒙藏科科長的話說得很慷慨激昂，然而和雷司令長差不多是表面的冠冕堂皇，觸不着問題的癥處，

甚至最後他罵起某一個人來，說他是對東大有野心：

「假如這件事是王××在那里想做東大校長，我回馬上寫信罵他一頓。王××是我至好的朋友！」

東大同學的切膚之痛，他們是永遠不想觸及的。其實這次請願的行動，三歲孩子都可以理解，假如是受人指使，那麼我要問：爲什麼一月領有兩萬五千大洋的臧啓芳就不能指使這幾百同學去開封呢？

這里值得特寫的是行政專員。他不僅發言最多，而且他還是東北人，「從十八歲起就革命」（專員自己的話）

專員真是政治家，革命家，有雄辯的口才，但可惜的是同樣缺乏對問題了解的真實態度。

專員的話是太多，我這里只能摘要記錄：

「現在我們東北人若還是存着地域觀念，那就是封建思想。」

「我們東北人作了些什麼好事？到過被人看不起，就拿這次請願來說，到山東和人家韓主席要了一千塊錢，啊呀呀，可真是丟盡了人！」

「你們想想，你們在北平還成個什麼學校，全仗着拿

棒子來維護學校……」

我不必再寫了。這一類話是太多了，我不忍複述了。

「一切一切我們不必解釋，也不願辯白，事實勝於雄辯，一切由事實去說明吧！」當時無我們插嘴的餘地，我們只能這樣回答。事實上是不是東北人作了丟人的事被人看不起，還是看不起東北人的人是無知？是不是東大的同學喜歡用棒子來維護學校，還是東大同學被人家用棒子摧殘得不堪，不得不起而自衛？這問題還是請舉國的大眾作公正的裁判吧！

總括教育部代表與專員的意見，還是要我們遷西安。他們的話都談完以後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的答覆也是沒有意見，以全體同學的意見爲意見。

以後我們要求回去見全體同學。教部代表和憲兵司令部的洋裝青年，邵專員跑到里間不知商量了些什麼，出來後說：

「干主任代表已經到了，你們先見見他們吧！」

我們同意了。可是會見以後還是以前許多人所說過那一些話。

「現在于主任代表也在這，這問題就趕快解決吧。否則那我們將都不管了，那就由軍警當局去處理了。」教部代表專員們同聲說。

「我們回去就這樣向同學說嗎？」

「那還不要，你們回去自然要說得委婉！」囑的大家同聲說。

在雜亂的言語中我們離開那里，回到請願列車了。

那悲歡的眼淚，不僅我們看見，連窗外的軍警都感動了，我不再說了罷！

後記

以上的記錄只是我們這次經歷的簡略的報告。事實的詳情，莫要說我們沒有時間寫，就是有時，有些簡直也不是我們的筆所能表達出來的，除非故事重演，親自經歷一番，不會了解全盤的滋味。

這裏所該一提的，是我們從南京臨行，許多保護我們的朋友。無論是教部的，憲兵司令部的，或黨部的都諄諄告訴我們把政府對東北青年的愛護以及我們這次在南京所

受到的殷勤招待與周密保護轉達給同學，關於這點現在我們似乎說得太少。不過，事實上實在就是這樣，我們實在

無從說起。



請願歸來在本校操場與護送隊伍的大聚會

此外，我們也不希望由我們的嘴裏說出一些想像的美詞，一切的好意，一切的愛護，那應該是政府用事實來顯示出來，這是比任何人的言詞都有力的說明。

好在東大

問題尚未解決，這里就是一個試驗，希望政府諸公在考慮東大問題的時候，要深深的了解東北青年的痛苦與希望，

也要深深的檢討一下過去對東大問題處置的得失，更希望尊重幾百青年一致的意見！

我們希望教部代表在柳泉車站的三項諾言，早日實現。這不祇是對東大同學的信義的昭示，也是對全國人的信義的昭示。



上軌鐵在臥坐們他跑偷車列怕恐

老實說，東

北青年愛民族愛國家，愛政府，愛領袖的熱忱是沒有出其右的，正因此他們愛學校的赤誠也是鐵石般堅定。

「蒼蒼蒸民

，誰無父母，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然而在家鄉是千萬的幽囚，千萬的屠戮！東北青年之

，其誰知，誰又能夠深切的體諒啊！親愛的當軸諸公，我們向你們請求：救救孩子！

一九三七，六月



部一的學同女之願請加參

另外一章

在我們這小冊子行將付印的時候，我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由北平社會局代轉的「擬救濟東大六項辦法」。六項辦法的內容不僅對於柳泉的諾言一字不提，而且依然是想把北平的東大解散，消滅！當我們初看見報紙時，我們真不敢相信我們的眼睛，恐怕又是鹹啓芳的煙幕吧？堂堂的教部怎能對幾百學生作偌大欺騙呢？可是這事情不久就證實了，原來確是教部有這樣的辦法給社會局轉達！

那感真是教部欺騙了我們嗎？我們不敢這樣相信！我們還是相信教部所允許我們的一定可以實現；我們以堅決的信心期待著，我們也將以堅決的意志使我們所期待的東西——教部的諾言十足的兌現。

下面的宣言，是我們全體同學一致的呼聲——

東北大學全體同學爲要求教部實踐柳泉諾言告社會人士書

——答覆教部「擬定救濟東大六項辦法」——

假如我們腦神經還有一點記憶，我們總還能記得東北大學全體同學赴京請願的行動；又假如我們還有一點記憶，我們也還能記得東大請願的要求與教部所允許的諾言——事情距今今天是並非久遠的。教部——特別是教部代表也不會比我們健忘，當然也不至把一切經過的事實忘得一乾二淨。

然而事情是非常之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在本月二日，突然由平市社會局轉來教部「擬定救濟東大六項辦法」，這不僅與我們最初的要求毫無似處，即與教部以信義作擔保的三項諾言亦相距萬里。

教部雖在「六項救濟辦法」之上加以「擬定」，而社會局長也願將同學意見轉達教部，可是我們所須要的是教部實

現柳泉的諾言並不是什麼「救濟」。我們願鄭重地聲訴：我們所要求的是「實現諾言」，絕不是「救濟辦法」！這不但關係於我們幾百青年的生活與教育，另一方面也是關係於教部對人民的威權和信義，絕不是討價還價的講買賣！

現在爲了提起教部的記憶，我們願意把請願的要求，與教部的諾言重新提起。

當時我們的要求是：

一，恢復張學良校長自由，繼續長校。

二，照舊發給東大補助費。

三，統一東大，校址在平。

爲了實現這三項要求，我們才赴京請願。請願團在柳泉被阻，同時更有教部代表郭運峯先生代表教部，正式和同學談判。當時我全體同學爲了顧全大體，並限於當時的環境，復經于主席代表的折衝，我全體同學才忍痛修改原提三項要求爲：

一，在張校長長校原則下重新決定代理人選。

二，立即恢復補助費。

三，在接受改組東大原則下，在平學生仍不離平。

對於我們這修改過的三項要求，當時教部代表已完全接受，並堅決以人格担保其實現的。

我們是相信教部的，我們也當然相信教部的代表。因此我們才從柳泉欣然歸來。

可是，現在我們是多麼悲哀而失望啊！代替教部三項諾言的，竟是「六項救濟辦法」——是要我們轉學，要我們去西安，是分化東大，是取消東大，總之，還是滅啓芳的陰謀，原封不動的再拿出來！

假如，我們可以轉學，可以去西安，那我們早已轉學，早已去西安了，又何必忍飢寒，冒風雨，動軍營的包圍去請願？現在教部雖然失信於我們，但我們對教部的信望絕不消滅，我們既以誓死的決心來維護東大在國防最前線的北平存在，我們也以誓死的決心來要求教部實踐既諾的三項要求！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我們相信教部絕不會忍心地棄此數百萬流亡青年於不顧，復棄自己的信義於全國人民之前的。同胞們：爲了保全東北三千萬父老的唯一希望——東北大學，爲了要求教部實踐諾言，我全體同學泣領全國同胞給予偉大的援助！

六月七日

附 錄

由東北大學問題說到一切東北的問題

王之相

王之相先生是東北名流而兼學者，王先生以東北人談東北事，這種心聲的吐訴，當然可以代表大部分東北同胞的言論，是值得國人注意的。

現時有些人，包含一些東北人自身在內，不曉得東北民衆的痛苦和希望，對於東北人作適當的批評，甚至一談到東北的一切問題，都有許多話說，牽涉到西安事變，而忽略了瀋陽事變的影響。這種見解，太不客觀了，也絕不是探本求源之論。若照這樣估量東北的一切問題，求取解決的方策，無異不揣其末而齊其末，不但不能得到圓滿愉快的結果，反要加多一些紛擾和不安，最大限度的成功，也只是敷衍了事於一時罷了。所以現時，在這九一八事變將屆六個週年東北民衆慘痛日深的時候，討論東北的一切問題和解決的辦法，首先要了解東北人的痛苦和希望，給與大量的諒解，同情和寬容，不要再談對於東北人不良的印象；這話也許太主觀了，但是東北民衆的痛苦，是鐵證的現實事實，時時刻刻在推動一般東北民衆，湧起怒吼的波濤，我們能够否認這種事實麼？東北一切問題的主因不是在這裏麼？如果否認這種事實和主因，那末就應該除去這種原動力，至少對於一般東北人應該設法盡量減輕他們的痛苦，並且要設法安定他們的心身。在過去的這幾年間，政府對於這種工作可惜太少了。除去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不着實際的東北流亡登記，可以說是毫無相當的辦法。就東北大學而言，現在三百多個學生已經發動了請願的動作，但是在發動這個運動以前，差不多

半年的長期，政府方面不加以相當的安慰，只是扣留了補助費，這是合理辦法嗎？現在學生們要求不離開北平，我們知道，去年暑假他們已經有了這樣的表示，當工學院遷往西安的時候，也曾費了許多的周折，不是現在發生的問題。至於他們為何不欲離去北平，據他們說起來，也有相當理由，就是（一）關外後來的同學可以就近來入學，（二）北平是文化的中心可以得種種求知的便利。那末對於他們這種意思，也不能作不良的解釋，認為故意搗亂。假如遷到西安，他們也背到西安，又有甚麼益處呢？敢保他們從此不再受有意外的影響，不發生風潮麼？至於補助費停發的結果，使他們有斷炊之厄，在東大問題沒有整個解決以前，就實行了，這也未免太苛了，他們要求發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對於東北大學，總是希望負責當局委曲求全地，成全他們的志願，然後再加以合理的指導。談到東北的一切問題，都是一樣，要顧及事實，盡量地安定他們的心身。具體地說，最低的限度，應該馬上實行下列的各項：（一）補助東北流亡民衆前往邊荒屯墾，（二）多設東北難民工廠，（三）設立東北難民子弟學校，（四）收容東北壯丁入伍編爲預備軍，（五）廣大增植東北青年給與就業的便利。這樣辦去，東北民衆的希望，雖不能滿足，至少可以得到相當的安慰。北平新報記者，關心東北的一切問題，來訪問我的意見，就把我的意見寫出來，作爲東北民衆向當局的呼籲吧。

（轉載五月二十三日北平新報）

附 錄

東北大學學生家族聯合後援會赴京請願宣言

南京國民政府全國各機關各報館各部隊各團體及全國同胞公鑒：

自從九一八事變，我們滿懷着熱烈希望狼狽地逃到祖國以後，計算時光已經五年多了，在這五年裡邊，我們嘗過了

凌辱痛苦的滋味，受盡了飢餓寒冷的襲擊，然而無論在什麼樣的惡劣環境下我們還是遺送我們的子弟到東北大學去讀書，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期望着我們的子弟能終在這樣一個具有家鄉意味和特殊歷史使命的學校裡來受教育，負起來一個東北人的應有的最高的使命，自然也許有人認為這樣的教育是沒有多大用處，但是我們家鄉裡的青年朋友看來却已經是不可能的事而只有空懷夢想了！

不幸在四個月以前我們聽到東大改組的消息！據說教部改組東大的原因，是因爲有人向教部告訴，說東大師生主張抗敵，所以纔不準張漢卿先生長校，停發補助費，還校開封，從那時候起，東大就陷於破碎的狀態，極少數同學到開封去了，實際上到開封去的同學却並未上課，大多數同學都還停留在北平，安心上課，掙扎着，爭取東大統一和存在，以後教部每月兩萬五千元的補助費，都掃數寄到開封少數同學那裏去，留在北平大多數同學反倒陷於飢餓的境地，因此他們就是在祖國裏每天每一小時也都有餓死的危險！中間雖有多數同情東大的人士解囊相助，但是這種乞丐式的生活，始終是沒法維持的！所以到本月十七日不僅學校成了問題就是東大學生吃飯問題，也都無法解決了！於是他們只有赴京向政府請願之一途！

我們是東北大學學生的家屬，和東北大學學生是息息相關的，在他們走頭無路的今天，我們不但同情他們，而且還積極的援助他們，和他們採取一致的行動，我們認爲東北大學是東北三千萬父老兄弟血汗金錢的結晶體，是東北人民紀念東北的標幟，東北大學的學生是東北同胞復土還鄉的先鋒隊，因此我們要回家就必須保持東北大學，要保持東北大學就必須（一）保持東北大學的特殊性及其歷史性（二）恢復張漢卿先生的自由（三）統一東大集中於北平（四）恢復東大補助費。這是我們向政府一致的要求！另外我們流離在關裏的東北同胞不下幾十萬人，我們離了我們的家鄉，丟了我們的土地，生活感到絕大的困難，有許多男同胞流落街頭淪爲盜賊乞丐，有許多女同胞被迫着出賣他的肉體和靈魂。在今天我們還能向政府說什麼？（五）我們只是含着眼淚熱烈地盼望政府切實地想法救濟我們，不要再給我們以絕望。所有這些要求我們誠懇地期待着政府給我們圓滿的答覆並希望全國人士給我們以正義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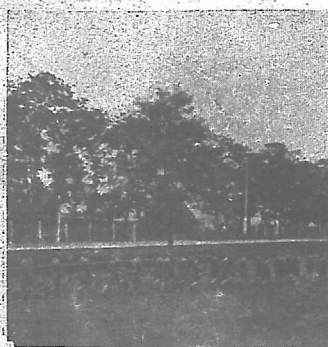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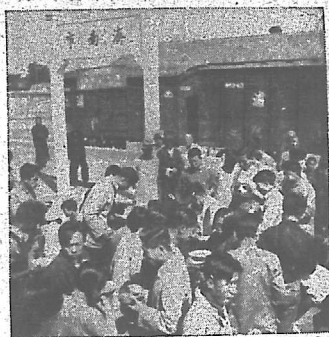
東北大學學生家族聯合後援會 五月廿一日



歡 歡
與
迎 送



#6
509014
4



說明
上：千萬行同情的眼淚
中：千萬人物質的慰勞
下：在柳泉包圍的千萬武裝軍警